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潛研堂文集

(三)

錢大昕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潛研文集

(一)

錢大昕著

國立基本叢書

潛研堂文集卷十七

箴

名箴

下士逐逐。惟位之榮。上士汲汲。惟名之矜。臧穀亡羊。其失則均。汝不茲悟。而昧沒以終身。與今人爭名。命之曰躁。人其嫉之。與古人爭名。命之曰妄。天其忌之。戒之哉。

文箴

文以貫道。言以匡時。雕蟲繡帨。雖多奚爲。博而孱守。默而湛思。非法不服。先哲是師。竊人之言。以爲己詞。欺世噉名。爲識者嗤。文依於行。若木有枝。本實先撥。枝其萎而。

銘

欹器銘

維古宥坐。制器示形。守中則正。太滿卽傾。天道益謙。鬼神害盈。水溢而竭。牆高且崩。樂不可極。智不可矜。

好勝敵至。多藏盜憎。目不見睫。勿謂視明。諱疾忌醫。曷延其齡。哲人知幾。如履薄冰。鑿茲欹器。拳拳服膺。

座右銘

无咎无譽。多譽多懼。

又

不狂而狷。以約失鮮。

竹鎮紙銘

直以方。守吾常。靜以鎮。去吾吝。伊此君之德兮。吾將以爲式兮。

書局硯銘

勿以率易爲敏。勿以趨走爲勤。亦詳亦要。有本有原。吾師乎古之人。

圓硯銘

懷孔之璧。守老之黑。

筆管銘

毋用汝銳。可以百歲。

木榻銘

日長支頤坐。夜久申脚臥。天君泰然無不可。

佩硯銘

佩玉蕊兮。不如端人之與友兮。

漢瓦當硯銘 文云長生無極

西京遺刻。淳古可式。置之坐右。世守無極。

張芭堂著書硯銘

非金星而粲。不象眼而瑩。方直而不詘。渾朴而無名。是可以究篆籀之祕。而訂金石之盟。

碁盤銘

國於蝸角。鬪左右。徑於羊腸。爭先後。一彈指頃。局已終。彼勝此負。夫何有。袖手莫下手。謂之高手。

又

天九地十。數之終一。居中央。四角同。縱之橫之。八陣通。多算勝。輕進凶。持无咎。征有功。

鏡銘

人苦不自知。慕母自以爲西施。賢哉鏡機子。直諒世無比。爾妍爾媿。明以示爾。問焉弗隱。舍焉弗愠。吾將就而正之。庶幾有徵而信也。

雙節門銘

乾隆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禮部言故淇縣典史蕭山汪楷繼妻王氏守節二十四年側室徐氏守節二十三年同志撫孤孝義兼備應如例旌表制曰可明年禮部移文浙江巡撫巡撫檄所屬有司承詔從事建雙節坊於縣東四十里大義村聚奎橋北大昕時以學士司記注旣大書兩節婦姓氏於簡越十年其子輝祖成進士述母事狀請予爲之銘曰

越之縣八蕭山居一村名大義汪氏羣萃莪莪綽楔詔表雙節雙節誰與曰王與徐王爲楷婦繼主井曰徐實先歸佐筵相依夫也飢驅客死番禺有姑白頭藐焉一孤匱前設誓有死無二內閱外侮百折萬苦如風漂搖弗毀故巢如木枯萎乃茂新枝我觀大易畫卦睽革二女同居志不相得猗與王徐彼步此趨二人共貞以保令名白璧出璞其名曰珏皎皎素絲久而不緇永興之里得兩女士高行足尙敬告劉向

晉億世典人輓銘

兩漢陶旂多作吉語典午未遙工用舊渠典人之官爲民父母億世銀艾希風卓魯得之何所激川海渚誰其貽予吳子芸父

古輓并字硯銘爲蕭山王晚馨作

綆之汲以濟人墨之瀋以潤身古瓴甌今瑤琨一勺水萬井春

爲瞿叢生作鈕匪石所贈晉太康甄硯銘

三秦瓦。三吳甄。昔無聞。今始傳。具區清淺。古冢旁。懷璧一。堅而光。治爲硯。如截肪。出泥塗。左文章。願俛旃。毋太康。

贊

朱文公三世像贊

孔孟已遠。吾將安歸。卓哉紫陽。百世之師。主敬立誠。窮理致知。由博返約。大醇無疵。山高海深。日麗星垂。浩然元氣。入人心脾。慶元黨禁。守正靡移。立德不朽。斯文在茲。感夢穆陵。彷彿須眉。榮及三世。天章淋漓。手澤依然。神靈護持。勗爾雲仍。勿替守之。

錢氏先賢贊

周泉府上士孚

地官泉府。上士四人。故書作錢。先鄭實云。官有世功。出納惟均。錫氏啓後。枝葉敷紛。

宋太史令樂之

太史善算。和聲衍律。三百六十。當期之日。範銅轉渾。應晷不失。星官之書。三家合一。

宋孝子延慶

往投都門。聞喪而回。去聲在上蒼天。義不共戴。手刃仇人。庾浦之埭。束身士曹。終見全貸。

陳散騎常侍永安縣侯道戢

矯矯肅侯。至行可師。雖起姻舊。進不以私。討異平紇。拓邊振威。功名始終。茅土用垂。

唐右武衛將軍集國公九隴

臣爲隸新。生有侯相。大劍長槍。毛錐曷尙。昨土二國。山陵陪葬。仁者有勇。其猶克壯。

唐考功郎中起

吾宗文學。肇自仲文。江上數峯。清絕人間。右丞心許。士元差肩。沈宋而後。卓然不羣。

唐吏部尙書徽

尙書清素。義不苟取。推轂同僚。世稱長者。讜言卻貢。正直是與。江虢之治。君子所許。

唐中書舍人珣

瑞文詞宗。實司制誥。官職聲名。光遠有曜。明月襟懷。野雲長嘯。巴蕉未展。中心是悼。

唐六如象贊

土木其形骸。冰雪其性情。藐千駟以若浼。擁萬卷而自榮。狂士標格。才子聲名。是將攀叔夜。伯倫而尙友。

程孟陽先生像贊

少微處士。華陽逸民。煙霞奇癖。翰墨勝因。消搖湖海。傲睨公卿。不羸而富。匪綬而榮。鍼砭王李。領袖唐婁。詞必己出。神與天游。松陵魯望。溪南敬之。諡曰詩老。斯无媿辭。

黃陶庵像贊

公之文章。青天白日。公之心地。寒冰顛月。壁立萬仞。髮引千鈞。淵乎有得。藹乎可親。成仁取義。行所無事。儒者之勇。可師百世。

雜著一

策問

問。孟子有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者。存心之謂也。能存其心。然後可以知性而明德矣。禮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德性。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知德性之當尊。於是有問學之功。古人之學問。將以明德性也。夫以孔子大聖。猶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天下豈有遺棄學問。而別爲尊德性之功者哉。若夫離德性而爲問學。此程子所譏爲玩物喪志者。而先儒乃以是二者各分宗旨。何邪。曾子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志。

而已矣。與子思之言。致廣大極高明者。異乎否乎。溫故而知新。此孔子之言。而子思引之。先儒以爲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也。溫故可以知新。顏子之聞一知十。子貢之聞一知二。非知新之謂乎。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知其所亡。知新也。無忘其所能。溫故也。皆學問之事也。一以屬存心。一以屬致知。毋乃岐新與故而二之乎。其與論語文同而義異者。果何在也。願聞其所以然者。問。論語一書。弟子所記孔子之微言。間有出於諸弟子者。亦必尊其所聞。而不戾乎聖人之旨者也。後儒以其不出於聖人。而從而議之。蒙竊惑焉。子臣弟友之道。孔子自謂未能。故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聖人之先行而後文。如此。而賢賢易色一章。獨嘗其抑揚之過中。可乎。四海之內。皆兄弟。橫渠所謂民吾同胞也。西銘一篇。先儒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則子夏之言。何病焉。若夫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卽孔子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之意也。喪致乎哀而止。卽孔子與其易也。寧戚之意也。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求疵於一言之間。六經之可議者多矣。諸生以爲何如。

問。八卦方位。坎離震兌居四正。乾坤艮巽居四隅。說卦傳詳言之矣。有定之謂位。不易之謂方。三古以來。未之或殊。至宋而復有先天方位之名。夫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象數之後乎天。明矣。先天之義。何取焉。震東。巽東南。離南。坤西南。兌西。乾西北。坎北。艮東北。孔子之所

述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康節之所傳也。後天之位在先。先天之位在後。而假伏羲之名。以躋乎其上。又何取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以相對爲義。非有方位之可言。大傳云。夫易彰往而察來。又云。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卽數往知來之義也。於先天圖何與焉。蔡元定言先天圖與參同契合。然伯陽去坎離以推消息之用。與十二辟卦相表裏。先天圖列坎離於東西。則非伯陽之旨也。其所以合者何在。若夫一奇一耦。層累相因。以至於六十四。所謂加一倍法也。規而圓之。疊而方之。以圓容方。縱橫相應。而其變不外乎八卦。非精於易者。其孰能衍之。意者。圖之源出於易。而非易之所從出乎。周易本義前列九圖。王懋竑謂非朱子所作。乃後人依放啓蒙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信乎否乎。其詳列無隱。

問九數之名。古矣。算術之書。傳於今者。莫如周髀。其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又云。方數爲典。以方出圓。非卽割圓之法乎。古人以勾股割圓。取圓之一面。遞析之。而求周徑之率。然徑一周三。其術猶未密也。祖沖之。概爲密率。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若徑一丈。則周三丈一尺四寸不盡。不盡之數。立盈朒二限。以約之。後之言圓率者。莫能易也。析圓之周曰弧。截圓之徑曰矢。而以勾股法求弧背之弦。古之所謂弧矢。今之所謂八綫也。八綫之用。視古之用三乘方者爲密。要豈能出於勾股之外乎。凡方直橫斜之形。皆可以勾股御之。西法易其名曰三角。算三角者。必依乎八綫。八綫者。大小勾股之例也。以有定之勾股。御

無定之三角。三角相求。特勾股中之一術。而說者謂勾股不能御三角。豈其然乎。言天度者。曰三百六十五有奇。以日所行命之也。唐時九執術。則云三百六十度無餘分。今回回泰西法皆同。九執出於西域。則泰西之學。其亦有所自乎。古之布算以籌策。而西域以字書。亦始於九執也。然九執未行於唐。而利瑪竇諸人。獨行於近代。意其術實有可補中土之所未備者乎。試略言之。

問。三代以前。事迹茫昧。太史公書。唯共和以後。乃有紀年。而汲冢古文。與皇甫謐。皆推至黃帝。又互有異同。今世依邵堯夫金吉甫說。與謐亦不合。夫孔孟所未定。史遷所不書。後人何能知之。或宜存而不論乎。且古人不以干支紀年。而太歲又有超辰之法。以東漢推西京。卽有一年之差。況上世乎。堯在位百年。或云九十八年。舜年百歲。或云百有十歲。夏商歷年。諸說亦各不同。試別白言之。

原孝上

古之孝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揚名者。揚己之名也。父母之樂。莫樂乎有令子。而人子之善。莫善於爲聖賢。身爲聖賢。而父母卽爲聖賢之父母。古稱大聖。惟周公孔子。周公之父。聖也。孔子之父。未必聖也。而其爲聖人之父。則叔梁與文王。竝稱無愧焉。何顯如之後之君子。不務立己之身。而務飾親之美。予見近人家傳行述。日繁一日。學必程朱。文必韓柳。詩必李杜。書必鍾王。究之。皆妄說也。夫過情之聲聞。君子恥之。子孫而以無實之名。加諸先人。是恥其親也。欺人而人不信。欺親而親不安。以是爲孝。何孝

之有論語廿篇。嘗言聊人之子。而不言聊人行事。孟母之賢。見於它書。而七篇略不及焉。豈孔孟之欲顯其親。不如後之君子哉。顯親之道。在乎立身。親果有善。何待子孫言之。子孫言之。徒使後人疑之。惡在其能顯親也。親之名。聽諸公論而已之名。可以自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其斯以爲孝乎。

原孝下

孟子論幽厲之暴曰。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使幽厲之子孫。而仍有天下也。倚天子之勢。拊天下之口。憫然舉幽厲之謚而改之。豈非孝慈之大者。孟子何以未見及此。曰。尊親者。一人之私也。是非者。天下之公也。祖父有惡。子孫不忍言之。而不能是之。宋人云。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斯言也。施於家則可。施於國與天下則不可。何也。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子之於父。雖有拂意。不敢疾怨。所以安人子之分。至於政事之得失。自有公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幽厲之子孫。其可以幽厲爲是乎。改其名。不能改其實。高洋之暴也。而謚文宣。蔡確蔡卞之姦也。而謚文正。謚雖美。徒增其醜而已。宋神宗之新法。改於元祐。而復於紹聖。崇寧以熙豐爲聖。不得不以元祐爲姦。姦黨之目。惡其揚先朝之失也。章惇蔡京。自以爲忠。哲宗徽宗。自以爲孝。而宋祚不旋踵而亡。有天下者。不貴小忠小孝。而以引君當道爲忠。安社稷利民人爲孝。若乃違道以徇己。取快於一時。貽禍於家國。此宵人之所謂孝。聖賢所不道也。

正俗

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爲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爲好漢。以漁色爲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於禽獸乎。世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繁。盜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中於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覺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內自京邑。外達直省。嚴察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違制之罪。行之數十年。必有弭盜省刑之效。或嘗吾言爲迂遠闊事情。是目睫之見也。

辨名

天下府州縣名相同者。如江南廣西俱有太平府。山東雲南俱有武定府。雲南之武定府今改爲州順天江南俱有通州。直隸雲南俱有趙州。直隸貴州俱有開州。江西甘肅雲南俱有寧州。山西廣西貴州俱有永寧州。直隸河南俱有唐縣。陝西湖北俱有咸寧縣。福建湖南俱有永定縣。江蘇陝西俱有山陽縣。浙江山西俱有山陰縣。山西湖南俱有寧鄉縣。山東廣東俱有海豐縣。江西四川俱有東鄉縣。江西山西俱有樂平縣。山東貴州俱有濟平縣。直隸廣西俱有宣化縣。江西廣東俱有石城縣。河南廣東俱有鎮平縣。山東廣東俱有海陽縣。江蘇甘肅俱有華亭縣。江蘇陝西俱有甘泉縣。湖南廣東俱有會同縣。江西湖南俱有安仁縣。浙

江湖南俱有石門縣。江西福建俱有德化縣。奉天廣東俱有廣寧縣。直隸江蘇俱有清河縣。江蘇湖南俱有桃源縣。安徽山西俱有鳳臺縣。安徽浙江俱有建德縣。安徽雲南俱有太和縣。奉天浙江俱有寧海縣。浙江廣東俱有昌化縣。直隸貴州俱有安平縣。陝西甘肅俱有安定縣。陝西廣東俱有三水縣。山西四川俱有大寧縣。直隸廣東俱有龍門縣。直隸江西俱有廣昌縣。浙江江西俱有新昌縣。江西山東俱有樂安縣。江西浙江俱有龍泉縣。陝西四川俱有石泉縣。直隸廣東甘肅俱有西寧縣。福建湖北廣東俱有長樂縣。湖南甘肅貴州俱有安化縣。直隸河南廣東俱有新安縣。順天湖南廣東俱有東安縣。安徽四川雲南俱有定遠縣。安徽甘肅廣西俱有懷遠縣。江西河南四川俱有永寧縣。江西四川廣東俱有長寧縣。湖南四川廣東俱有新寧縣。直隸山東浙江江西俱有新城縣。安徽浙江山西四川俱有太平縣。數年前有條奏當改者。皆格於部議不行。然攷之漢書。有上曲陽。下曲陽。東武陽。南武陽之名。泰山郡有東平陽。山陽郡有南平陽。別於河東之平陽。涿郡有南深澤。別於中山之深澤。則因其舊名。加以區別。古人固有行之者矣。至如廣西爲省會之名。而雲南又有廣西州。舊爲廣西府。乾隆三十五年改。雲南既爲省會之名。其首府曰雲南府。而大理府又別有雲南縣。此則於體制有嫌。不若易以它名之爲善也。

讀大學

大學一篇。漢唐諸儒。未有分爲經傳。而易置其先後者。宋二程子始有改易。而所改次序。又各不同。其析

經與傳而二之。則始於朱子。而朱子所改移。復不同於二程子。又謂傳有闕文。而取程子之意以補之。然檢之二程書中。元無此說。故後儒於補格致章。多有未慊然者。董文清移知止而后有定二節。合之聽訟節。以爲格物致知傳文。最爲後人所稱。然前既少所謂致知在格物句。後又多此謂知本句。亦不免補綴之病。竊意古書相傳已久。毋庸以意增改。古人文字。前後相應。變化不拘。詎有經傳之分。此謂知本句文。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云云相屬。而義亦相承。先儒移之它所。而目爲衍文。非果衍文也。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自天下國家言之。則修身爲本。而修身又以誠意爲本。知本末之先後。而先其所宜先。此之謂知本。此之謂知至也。誠意者。修身第一。要工夫。故經先申言之。次乃申言修身爲本之旨。修身所以明明德也。民之不能忘。由於盛德至善。曰克明德。曰顧諟天之明命。曰克明峻德。言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皆以自明其德爲先也。新民之本。在於明明德。而明德之極。卽是至善。仁敬孝慈信。皆修身之事也。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已備。民之無訟。國治之極也。而使無訟者。由於身修。孟子謂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大學云。修身爲本。其義一也。故重言知本。而卽以所謂修身承之也。蓋大學一篇。無可補亦無可移。先儒之說。與經文有不安者。信先儒不如信經之愈也。餘姚王氏。安溪李氏。皆尊古本者也。安溪篤信朱學。非餘姚比。而於此篇。亦不能強同。尊經崇古之心。所由高人一等矣。

古之有天下者。言德而不言財。舜命九官。無司貨財之職。周禮冢宰之屬。有大府。玉府。諸官。專司財用。而次於庖人。瘍醫。酒漿。醢醢。宮舍。諸司之後。聖人之不重貨如此。以理財爲治天下之先務。而傅會周禮之文。以欺人主者。王安石之邪說也。大學之言。平天下也。其本歸於修身。其用主於同好惡。其戒極於務財用。初無一言及於理財。朱氏章句。亦無理財之解。而俗儒乃以理財與用人爲平天下之目。亦可謂弗思之甚矣。夫天地之財。祇有此數。聚於上者。必奪於下。故大學有生財之道。無理財之術。言理財者。皆聚斂之小人也。小人得志。未有不媚嫉君子者。君子退而小人進。則人君之所好者在小人。所惡者必在君子。好惡拂乎人之性。而失衆失國之形成矣。三代之制。取民不過什一。而國用未嘗不足。用之有節。故也有小丈夫焉。懼上用之不足。而巧爲聚斂之術。奪士農工賈之利。而致之於君。人君樂聞其言。謂真可不加賦而足用也。由是棄仁義。違忠信。任好惡。長驕秦。而壹其心力於財用之間。民力日以竭。人心日以壞。國岷日以促。而菑害日至。以卽於亡。宋之亡。始於安石之新法。終於朱勛之進奉。此長國家而務財用之效也。春秋之世。諸侯多聚斂以病民。故大學終篇。深惡聚斂之臣。極陳以利爲利之害。爲天下萬世慮。至深且遠。而儒家復以理財之說竄入之。其亦得罪於聖賢矣夫。

論子思子

禮記出於漢儒。而後世尊之爲經。與易書詩春秋列而爲五。以其中多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徒所述也。

沈休文云。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休文去古未遠。其說當有所自。宋儒以中庸出子思氏。特表章之。而不知表記坊記緇衣三篇。亦子思氏之言也。或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按文選注引子思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又引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今其文皆在緇衣篇。則休文之說信矣。坊記一篇。引春秋者三。引論語者一。春秋孔子所作。不應孔子自引。而論語乃孔子沒後諸弟子所記錄。更非孔子所及見。然則篇中云子言之。子曰者。卽子思子之言。未必皆仲尼之言也。仲尼已往。七十子之徒。惟子思氏獨得其傳。漢志有子思二十三篇。唐宋之世。尙存七卷。今已邈不可得。獨此數篇。附禮記以傳。而其詞醇且簡。與論語相表裏。此固百世而下。有志於聖賢之學者。所宜講求而體驗者歟。子思之學。出於曾子。曾子書亦不傳。而其十篇。猶見於大戴記。小戴記有曾子問篇。檀弓。雜記。祭義。內則。禮器。大學諸篇。俱引曾子說。曾子子思之微言。所以不終墜者。實賴漢儒會粹之力。後之人詆謾漢儒。摘其小失。屏斥之。得魚兔而忘筌。其亦弗思甚矣。

鏡喻

五官莫明於目。面有黑子。而目不知。烏在其爲明也。目能見物。而不能見吾之面。假於鏡。而見焉。鏡之貴。不如目。鏡不求於目。而目轉求助於鏡。然世未嘗以鏡之助目。而咎目之失明。鏡何負於目哉。客有任目而惡鏡者。曰。是好苦我。吾自有目。烏用鏡爲。久之。視世所稱美人。鮮當意者。而不知己面之黑子。泰然謂

美莫己若。左右匿笑。客終不悟。悲夫。

弈喻

予觀弈於友人所。一客數敗。嗤其失算。輒欲易置之。以爲不逮己也。頃之。客請與予對局。予頗易之。甫下數子。客已得先手。局將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尙有餘。竟局數之。客勝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後有招予觀弈者。終日默坐而已。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古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稱人失。人固不能無失。然試易地以處。平心而度之。吾果無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論人哉。弈之優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見之。雖護前者。不能諱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無孔子。誰能定是非之真。然則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無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嗤。無有已時。曾觀弈者之不若已。

兩馬

主人有兩馬。一赭白。一青。其齒相若。調良又相若也。試之行。而校其里數。則赭白者日贏二十。主人才之。被以黃金鞍。錦障泥。異槽而飲之。出入射獵。必以從。青馬惟馱水芻而已。閱二年。而赭白死。欲乘青馬。鞭之不前。乃舍勿乘。更二十年。終於櫪下。主人曰。是凡馬也。而壽於赭白。意者造物忌才乎。將修短有定命乎。其夜青馬見夢於主人曰。子以吾真不如赭白邪。吾與彼皆凡馬也。力之所不及。吾能安焉。黃金鞍。錦

障泥於吾何益。吾故不冒窮極其力以殉之。彼強其力以求勝。故不久而傷其天年。然自主人乘赭白。驚而蹶者。歲率二三。而吾未嘗一日貽主人憂。子柰何優彼而劣吾。主人覺以告廐吏。廐吏曰。是非知命者。彼知生之可樂。而不知榮之可樂也。以凡馬而冒神駿之名。而享其利。赭白之所得。視彼多矣。若夫驚而蹶。主人受其咎。而未嘗以咎馬。則赭白亦智矣哉。

記生朝

予生之年。正月七日戊午。今五十八歲。生朝丁巳日。距始生二萬有八百一十九日。實周三百四十七甲子矣。古術以十九年爲一章。五十七年爲周。至第五十八年。與第一年閏分相同。干支亦將更始。今法用定朔定氣。則朔閏稍有前卻。而差亦不遠。如今年立春。在前歲十二月二十四日。而雍正戊申立春。在前十二月二十五日。似差一日。而丁未十二月大。甲辰十二月小。實則相同。故驚蟄同在正月十日也。

潛研堂文集卷十八

雜著二

擬續通志列傳凡例

一、通志彙歷朝之史以成編。諸史義例有不同者，必折衷以歸於一。如馬班二史，以后妃爲外戚，列于諸臣之後。范蔚宗則爲皇后紀，繼帝紀之末。通志皆不取，而從三國晉史之例，別出后妃傳是也。唐五代諸史，義例各殊。如五代史家人傳，合后妃諸王爲一。元史儒學傳，合儒林文苑爲一。今宜照通志之例，分出各從其類。又如唐書列外戚于列女之後，列隱逸于循吏之前。宋史列方技于列女之後，列外戚于方技之後，皆與通志次第不同。今宜依鄭氏原書之序，首后妃，次宗室，次列傳，次外戚，次忠義，孝友，獨行，循吏，酷吏，藝術，儒林，文苑，隱逸，次宦者，佞倖，次列女，次載記，次四夷。

一、外戚傳。金史曰世戚，孝友傳。宋明史俱曰孝義，獨行傳。唐書宋遼史俱曰卓行，循吏傳。遼史曰能吏，舊唐書元史俱曰良吏，藝術傳。諸史俱曰方技，儒林傳。唐書元史曰儒學，文苑傳。唐書金史曰文藝，遼史曰文學，皆名異而實同。今宜改從通志之名，以昭畫一。

一。通志所載名目。凡諸史不立此傳者。皆從列傳。采取以類相從。如史記不立隱逸傳。則采伯夷四皓諸人補之。三國志不立忠義傳。則取典韋諸人入之。史記無方技之名。而以司馬季主扁鵲倉公傳移入藝術。後漢書無孝友之名。而以毛義江革諸人傳移歸孝友。非竟沿習舊文。漫無區別也。今續通志宜循此例。如元史之別里古台等六人。當入宗室傳。特薛禪等三人。當入外戚傳。宋史之周三臣傳。當入忠義。五代史之馬重績趙延義。可入藝術。唐之張昌宗張易之等。可入佞倖。又如金史之宗翰宗望宗弼諸人。皆太祖子孫。當併入宗室傳。此類皆須詳考。庶無遺漏。

一。唐以後史家。剏立名目。有可補前史之未備者。雖通志所無。亦宜增入。如唐書宋明史。俱有公主傳。應列于宗室傳之後。唐書宋元明史。俱有姦臣叛臣逆臣傳。應列于四夷傳之後。明有關黨流賊土司傳。皆前史所無。關黨可附姦臣之末。流賊當列逆臣之後。土司傳體例。與四夷傳略同。似宜列于四夷之前。

一。五代史歐公自立新意。諸傳名目。多與列史異。今宜依通志之例。分別編入。如家人傳。當分入后妃宗室傳。死節死事。當併入忠義傳。伶官可入佞倖傳。一行傳之李自倫。可入孝友。石昂程福贇。可入獨行。鄭遨張薦明。可入隱逸。又如唐六臣傳。以其皆唐舊臣。而仕梁。故特立此名。以示貶。然五代之臣。更事數姓者。不一而足。列諸雜傳。已足見意。毋庸更立此名。

一。皇太子皇子諸王。例入宗室。其追尊帝號者。舊史俱不爲區別。魏收以景穆入帝紀。爲後人所譏。遼金

至明追尊之典。有加於古。立廟稱宗。與諸帝無異。則不得不別而異之。如遼之義宗順宗。元之睿宗裕宗。顯宗順宗。明之興宗睿宗。史皆列于宗室傳之前。今宜取以爲式。若金史於徽宗睿宗顯宗。別稱世紀。補列于帝紀之後。終屬非體。不可爲法。

一。通志有異姓世家。仿于史記。班史以後皆無之。五代宋史。雖各有世家。其所載南唐吳越前後蜀南北漢諸國。皆係偏安分據。非五代所得而臣。不當抑從封建諸侯之例。今擬改爲載記。所有世家一類。不妨從闕。

一。後漢書有黨錮傳。它史無之。通志雖存其目。仍與後漢諸人列傳相次。蓋事關一朝。非如忠義孝友之可以類聚也。唐書之藩鎮傳。五代史之義兒傳。當用此例。仍編入同時諸臣之次。

一。宋史卮立道學傳。別于儒林。以尊周程張邵朱六子之學。元明言性理者甚多。然史無道學之名。論者又謂儒者通天地人之稱。儒林足以包道學。攷鄭氏通志。原無此標目。宜併入儒林傳。

一。元史有釋老傳。它史亦無同之者。攷佛圖澄。鳩摩羅什。張果。林靈素之流。前史皆入方技傳。今宜從其例。併入藝術傳。

一。通志有游俠刺客滑稽貨殖四門。蓋本史記。後世無可載者。今宜從闕。

一。晉書載劉石苻姚諸國。別稱載記。通志因之。增入前涼西涼。而以後梁蕭氏附焉。唐以後諸史。俱無載。

記之目。今按五代時疆宇瓜分。南唐蜀漢閩楚。皆自帝其國。不奉中原正朔。與東晉之十六國相似。舊史別爲世家。殊失史遷之旨。宜從晉書之例。稱爲載記。又西夏李氏。據有河西。歷宋遼金。傳國最久。亦宜列入載記。宋遼金史。俱有夏國傳。當攷其異同。刪併爲一。庶免重出之弊。

一。有一人而兩史並爲立傳者。如裴矩。李密。王世充。已見隋書。而唐書亦載之。王倫。宇文虛中。張邦昌。劉豫。宋金兩史俱有傳。張特立。金元兩史俱有傳。此類非參互攷訂。恐蹈重複之病。又兩史褒貶。時有不同。若各承舊文。更成矜盾。今當刪併折衷。以歸一是。勿復勿舛。庶可傳後。

續通志列傳總敘

臣等按通志做史記以成書。而列傳則用班氏之例。如漢之蕭曹周陳諸人。史記列於世家者。並以列傳概之。亦諸史之通例也。其傳三代以上人物。閒采春秋內外傳補益之。漢魏至隋。則純取舊史之文。惟唐書與五代史。以本朝大臣所編。不敢輕議。故不及焉。臣等今奉詔續修。自唐迄明。以次纂輯。一準夾漈之例。惟是鄭氏所撰列傳。沿襲舊文。略無增損。頗爲後儒所訾。或因馬班陳范。史家鉅手。文本簡嚴。可無更易。抑亦以一人之精力有限。規模粗定。亟於成書。參攷異同。有所未暇云爾。若夫唐有新舊二書。體例各殊。詳略互見。其中事蹟。彼此矛盾者。未易枚舉。苟非折衷以歸於一。無以傳後而信今。至於宋元諸史。卷帙尤繁。其中或一事而屢書。一人而兩傳。倘僅鈔拾陳編。以爲新志。將恐架屋疊床。徒多而不適於用。昔

歐陽修之新唐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司馬光之通鑑。別爲攷異一書。參諸家異同。正其謬誤。後儒取以分注本條之下。讀者使之。臣等今所編輯。竊取二家之義。凡正史所載。事之無關法戒。人之無足重輕者。稍刪節之。又史以紀治忽之迹。非取詞章之工。如魏徵陸贄之論事。劉蕡之對策。皆經國名言。所宜備錄。至韓愈進學解。平淮西碑。柳宗元貞符。與許孟容書之類。文雖工。而無裨於政治。亦可從刪。又以史臣載筆。或囿於聞見。采訪弗該。或怵於權勢。予奪失當。將欲補亡訂誤。必當博涉羣書。攷唐宋遼金元明正史之外。可備取材者。編年則有司馬光。朱熹。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陳桎。薛應旂。王宗沐。商輅。別史則有曾鞏。王偁。葉隆禮。宇文懋昭。柯維騏。王維儉。邵遠平。典故則有杜佑。王溥。王欽若。馬端臨。章俊卿。王圻。傳記雜事。則有溫大雅。劉肅。韓愈。王禹偁。鄭文寶。林垞。馬令。陸游。張唐英。宋敏求。李心傳。徐夢莘。杜大圭。徐自明。王鼎。劉祁。元好問。蘇天爵。陶宗儀。鄭曉。王世貞。沈德符。孫承澤等。遺書具在。以及碑版石刻。文集選本。輿地郡縣之志。類事說部之書。並足以證正史之異同。而補其闕漏。今搜采諸書。詳加折衷。其可徵信者。則增入正文。其當兩存者。則附之分注。若史文舛譌。加以駁正。皆必依據古書。匪敢自逞臆見。仍注於逐條之下。以便省閱。又如五代史之文甚簡。宋元史之文甚繁。此在各自成書。原屬不相沿襲。今旣彙爲一編。則前後繁簡。未便懸殊。茲於文之簡者。訪舊聞以裨其遺。文之繁者。芟冗詞以舉其要。務在彙累朝之制作。入夾漈之型模。雖則取材正史。不徒襲用舊文。庶幾仰副我聖天子右文稽古。實事求是之盛意。

焉。諸史每傳之後，復爲論贊。惟元史無之。夫良史之職，主於善惡必書。但使紀事悉從其則，萬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揜。奚庸別爲褒貶之詞，夾漈之不載論贊，尤爲有識。今亦仍其例云。

記建炎官印

乾隆癸卯春，瓜洲有浚河之役，掘地數尺，得破船一，中有古銅印六枚。一曰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印。一曰建炎諫官之印。一曰建炎宿州糧料院記。一曰建炎宿州軍資庫記。一曰建炎宿州州院朱記。一曰建炎考城縣大馮村指使記。又有一刀，刀鞘口有馬到成功四字，周遭刻之。蓋宋南渡初物。攷宋史與服志云：南渡之後，有司印記多亡失，尙方重鑄給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號，以別新舊。此諸印所以加建炎字歟。御營使司參贊軍事，獨不繫以年號者。建炎元年始置御營司，以宰相爲使，執政兼副使，侍從官兼參贊軍事。前此未置此司，無新舊之嫌也。宋以諫議大夫爲諫官之長，而司諫正言次之。雖號兩省屬官，而別爲職司。其公署謂之諫院。其印以諫官爲文，則史所未及載。此可據以存一代之掌故者也。軍資庫糧料院，諸州皆有之。州院之名，不見于宋史。攷淳熙新安志，刑獄門有州院，有司理院。乃知州院爲置獄之所。若州升爲府，則改州院爲府院。故嘉泰會稽志有府院之稱。其實一也。指使之名，亦不見于職官志。攷狄青傳，嘗爲延州指使，則是武臣，非文職也。淳熙三山志，安撫司使臣，有正任釐務指使二員。又有添置釐務指使，添置不釐務指使，提刑司亦有添置釐務指使，添置不釐務指使。是監司之下，皆有指使。此稱考

城縣大馮村指使。則指使亦有分駐村市者矣。宋時官印多有稱朱記者。或釋爲州院主記。誤。

記趙居廣畫

乾隆癸巳十一月十四日。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倪公。招同年集城南寓邸。觀宋元人畫二十餘種。彙爲一冊。著色皆工妙。中有櫻桃黃鸝橫幅。長不盈尺。廣半之。題云上兄永陽郡王。覆以長印。不著年月。或詢予永陽爲何人。予偶憶周益公玉堂雜記。有淳熙三年九月。中書進熟狀。魏王愷。恩平郡王璩。永陽郡王居廣。並加食邑事。因舉以對。歸檢益公集。則有乾道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皇兄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食邑五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九百戶。居廣。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制。又有乾道七年八月二十日。賜皇兄檢校少保。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居廣生日勅。宋時封永陽郡王者。固非一人。此稱上兄。其爲居廣無疑矣。又攷宋史宗室世系表。英宗子益端獻王顥。顥子檢校少保。淮康軍節度使。孝詒。孝詒子。贈太師。追封文安郡王安時。安時子居廣。是居廣爲英宗之元孫。孝宗以燕懿王後入繼大宗。於英宗亦爲元孫。則與居廣爲族昆弟矣。然世系表既失。書居廣封爵。而益王顥傳并不附見居廣之名。又可證宋史之疎漏也。宋之宗室能畫者。如令穰伯駒。伯鷗輩。世多稱之。獨居廣不著於陶宗儀夏文彥之錄。一藝之傳。亦有幸不幸哉。予故表而出之。

記琉璃廠李公墓誌

乾隆庚寅三月。琉璃廠窰戶掘土。得古墓。棺槨不具。而骨節異常人。旁有一石。砥其文。則遼故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司空。行太子左衛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李公墓誌銘也。提督兩窰廠工部郎中孟君澹。募人改葬于故兆東二十步。別買石書李公官位。表于道。而誌石則仍瘞之。越十數日。予始得聞。亟往。欲椎拓其文。不可得。世竟無拓本。惜哉。聞孟君曾令吏寫一通。索而讀之。文駢麗頗可誦。李公仕契丹。子姓皆通顯。而姓氏不載。正史恐後之人過此地者。終不知爲何許人也。故記其略云。李公諱內貞。字吉美。媼。汭人。唐莊宗時。舉秀才。授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雁門縣主簿。次授儒林郎。試大理寺丞。守媼州懷來縣丞。大聖皇帝兵至。迎降。加朝散大夫。檢校工部尙書。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兼屬珊都提舉使。嗣聖皇帝改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天授皇帝加檢校尙書左僕射。燕京留守。南面行營都統。燕王知其才。補充隨使。左都押衙。中門使。兼知廳勾。次攝薊州刺史。次授都峯銀冶都監。天贊皇帝改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行太子左衛率府率。保寧十年六月一日。薨于盧龍坊私第。年八十。以當年八月八日。葬于京東燕下鄉海王村。先娶殷氏女。有三子。後娶何氏女。生二男。弟僧可延。天順皇帝授普濟大師。賜紫。長子瓚。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司空。南奚界都提紀使。兼御史大夫。次子玉。燕京都麴院都監。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次子琰。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尙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前大石銀冶都監。次子瑤。前遼興軍節度推官。將仕郎。試祕

書省校書郎次子瑄攝宜州觀察推官文稱大聖皇帝者遼太祖之尊號也太宗稱嗣聖皇帝世宗稱天授皇帝穆宗稱天順皇帝景宗稱天贊皇帝皆與史合其云燕京留守南面行營都統燕王者耶律牒臘也本傳不言爲南面行營都統史之闕也中門使蓋留守司之屬而百官志不載屬珊軍應天皇后所置志祇載詳穩司而不及都提舉使銀冶都監麴院都監皆南面財賦官志亦遺之皆可補史之闕太子率府職名志稱興宗重熙十四年見率府率習羅此李公於景宗時授左衛率府率又在重熙之前矣自古史家之患在於不博而遼史尤其牽率之甚者予在京師久往往見遼時石刻文物制度頗多可采未嘗不追咎歐陽張揭諸公之草草也然三史之修始於至正三年三月訖五年十月而成以七百四十餘卷之書筆削於三載以內欲其網羅散失無有滲漏是亦難矣遼南京城因唐藩鎮之舊唐時憫忠寺在城內東南隅今之琉璃廠在遼爲城東燕下鄉正可互證而海王村之名亦好事者所當知也

清涼寺題名

乾隆乙酉四月予與錢藻石學士曹慕堂積粹齋兩侍御赴涿州恭迎大駕還宿良鄉之豆店薄暮入清涼寺有石幢八面各鐫佛像製殊古朴讀其題識云清寧三年歲次丁酉二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酉日提點成辦人馮絢燕京作頭王文善成造長男辰兒鐫清寧遼道宗紀元也不書大遼者遼自聖宗復國號契丹至道宗咸雍二年丙午始仍稱遼造幢之時猶稱契丹故也幢重立于明成化二十年七月亦有

題字。其東石幢一題云。房山東嶽廟女冠卜道堅昇雲之幢。乃金泰和中刻。又一幢。周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未詳年月。書法皆可觀。寺門內老槐一株。當是金元時物。明嘉靖中碑文。已稱爲古槐矣。迄今又二百年。尚無恙。主僧欲伐而去之。予言樹久有神物護持。不可犯。僧愕然而止。然庭小而樹大。當門中央。俗人所忌。終恐不能久也。聊紀同遊歲月。以貽寺僧。且以補朱氏日下舊聞之闕。

虎邱山石觀音殿題名

己丑夏五月二十六日。與王西莊。吳竹嶼。吳岑渚。周松承。遊虎邱山。登千人石。酌第三泉。徘徊久之。微雨作。避石觀音殿。相傳宋慶歷間。吳興臧達。夢中見大士真身。覺以語其弟寧。寧斲石爲此像。所謂應夢觀音也。三面環以石壁。壁間刻大乘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等所書。凡九十一人。人各書一行。以公亮結銜攷之。當刻于熙寧之初矣。石壁後有釋迦文佛四大字。阿彌陀佛四大字。政和中。住山沙門子英所書。旁有宣和六年三月。胡少汲。劉長卿。李朝卿。趙希元。許子長。同遊虎邱山題名。又有向子諲題名。其文云。子諲秋八月壬申到郡。冬十月庚午乞還印綬。章上屢却。十二月癸丑。詔許歸薊林。乘泛宅艤虎邱而去。紹興八年。河內向子諲伯恭父題。攷宋史本傳。子諲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諲不肯拜金詔。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聞甚于此時。宜却勿受。忤秦檜意。乃致仕。卽其時也。子諲敏中之元孫。史於敏中傳稱開封人。子諲傳稱臨江人。此題

河內者。舉族望言之。猶蘇子瞻世居眉州。而自署趙郡也。世之好金石文字者寡矣。此刻近在耳目間。顧無有識之者。惟普門品經。曾載于虎邱志。然亦語焉不詳。去春。予與陳葑耘來遊。拂拭壁間。得此妙跡。茲復導諸公來觀。愛其筆法整勁。欲以紙墨搨之。雨益甚。從者促下山。不果。岑澹請予題壁間。以諗後來者。

潛研堂文集卷十九

雜著二

鄞縣志辯證

文種非鄞人

越大夫種。春秋內外傳注家。皆不言何許人。其指爲鄞人者。始于王厚齋。厚齋所據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也。今考呂氏書第二卷。當染篇注云。楚之鄞人。第四卷尊師篇注云。楚鄞人。鄞鄞字形相涉。刊本傳譌。固難決其然否。但兩注皆云楚人。而鄞爲越地。鄞爲魯地。與楚並不相涉。則鄞鄞均未可信。及讀太平寰宇記。敘荊州人物云。文種。楚南鄞人。乃恍然悟。呂覽注本爲鄞字。樂史生於宋初。所見呂氏書。尙未譌也。又考高氏注。以范蠡爲楚三戶人。蓋本於吳越春秋。今世所傳吳越春秋。亦非足本。然張守節注史記嘗引之。云大夫種。姓文。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寶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鄞之。是大夫種嘗爲宛令。因范蠡要之。乃棄楚而適越。其爲楚人。非越人。固信而有徵矣。會稽典錄載虞翻朱育所說。會稽先賢。未有一言及文種。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初不列入人物。至厚齋始表

章之。然清容居士厚齋高弟而延祐修志不取其說。蓋已疑而未信矣。明楊實修郡志收入人物。沿譌到今。頃閱全氏鮎埼亭集有辨一篇。雖未能據寰宇記以證其譌。然亦可謂先得我心者。並附於此。

全祖望辨大夫種非鄞產云。自昔圖經地志莫不扳援古人以爲桑梓生色。予謂不覈其實則徒使其書之不足取信於世。吾浙河以東人物莫備於會稽典錄。其於鄞人自大里黃公始。南宋王尙書深寧黃提刑東發始據高誘呂覽注以大夫種爲鄞產。因謂范蠡與種同功一體蠡可去而種不可去者。以父母之邦也。兩先生之言善矣。而以予覈之則有疑焉。越絕書外傳曰。范蠡始居楚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得蠡大說。俱見霸兆出於東南。相要而往。偕止於吳。吳任子胥於是去吳之越。又曰。范蠡要種入越。越大夫石買曰。客歷諸侯。渡河津。無由自致。殆非真賢。然則種非鄞人矣。吳越春秋內傳曰。勾踐還自吳。范蠡謂種曰。子可去矣。種不然之。其後內憂不朝。謂妻曰。吾王雪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悔不隨范蠡之謀。又曰。勾踐賜以屬鏤之劍。嘆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禽。然則由種將死之言考之。益非鄞人矣。夫越絕書雖非出于子贛之手。然固西京之筆。吳越春秋雖係皇甫撫拾之書。要亦自東京以來傳之。兩先生據高氏之一言而盡棄諸佐證。恐不其然。予又攷吳越春秋注中亦引高注。則曰。大夫文種字會。楚鄞人。然後恍然曰。鄞與鄞皆從邑。或相近而譌也。以深寧東發之博且覈也。而一言之失。遂貽粉社千古之誤。可不審乎。

王鄆

丹山圖詠云。秦皇神將有王鄆。驅山塞海。溺其身。葬於水底。不填築。號作鄆江。今見存丹山圖詠。出於道藏。相傳本元虛撰。賀知章注。其實宋以後道士妄作。前志亦無及王鄆者。餘姚黃氏。雖不信其說。而所作四明山志。頗錄之。恐好奇者引爲掌故。特爲辯之。鄆縣自以赤董得名。明人乃有夏禹時董子國之說。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因秦始皇之居鄆縣。而傳會爲王鄆事。因漢光武之官奴城。而傳會立劉植廟。皆不學者爲之也。

王脩非鄆令

寶慶四明志縣令題名。漢順帝漢安二年。有鄆令王脩。乾道圖經亦云。王脩。順帝漢安二年。令鄆。時軍人殺歷陽太守伊曜。脩誓衆奔入賊營。取曜屍葬之。今攷會稽典錄。但云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不言其爲鄆令。後漢書滕撫傳。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揚州刺史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燿顯軍敗。爲賊所殺。脩之委身授命。當在其時。脩爲揚州從事。故得赴刺史之難。若爲鄆令。則鄆與歷陽相距甚遠。守土之吏。豈能奔赴。且脩所赴難者。揚州刺史尹燿。志譌尹爲伊。又以爲歷陽太守。與史皆不合。據典錄。脩未嘗爲鄆令。故於題名中去之。

管公明墓

寶慶志有管公明墓。在縣西四十里聖女山。父老相傳云然。無碑碣可考。按管輅平原人。卒於魏世。其時吳魏隔絕。無緣卜葬于此。委巷無稽之談。豈足采乎。

小江湖非西湖

小江湖卽它山堰。王深寧之辨審矣。而乾道圖經有唐貞觀十年。縣令王君照修建。說者疑它山堰爲王元暉所築。不當更屬之君照。乃以城中日月兩湖當小江湖。此大不然。唐初鄆縣治故勾章城。卽今小溪。故唐志及圖經皆云。城南二里爲小江湖。此舒亶所引之圖經。若乾道圖經。則云城南二十里。據今縣治而言。惟舒亶西湖引水記乃云。按州圖經。鄆縣南二里有小湖。唐貞觀中。令王君照修也。今俗里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考之唐志。本是小江湖。今改爲小湖。又引里俗細湖頭以實之。誤亦甚矣。近人又謂王君照引它山泉入城。導爲日月雙湖。以附會舒亶之說。尤爲疏謬。蓋必先有城而後有湖。貞觀之世。三江口非縣治。安得有城。又安得有湖哉。楊蒙它山堰引水記。謂王元暉始導它山之水。作堰江溪。約水勢貫城而入。瀦爲平湖。然則日月二湖亦起于元暉。非君照也。蒙亦北宋人。而其言較之舒亶爲可信。魏峴它山水利備覽。謂小江湖卽日湖。其誤與舒亶同。總由不知貞觀初之縣治。非今縣治故爾。夫小江湖之與它山。本一地也。君照剏湖於前。元璋築堰于後。相鉅二百年。何妨改作。且貞觀之初。疏溪爲湖。地勢旣高。而無堰閘以蓄之。故一時雖獲灌溉之利。未久而卽廢。不若元暉之功。施千載。然其剏始之績。自不可沒也。

奉化郡

乾道圖經云。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奏請爲州。以境內有四明山。故號州爲明。而郡名奉化。按唐時州郡不並置。開元中置明州。其時未有郡名也。天寶初。改爲餘姚郡。則稱郡不稱州。乾元初復爲明州。則稱州不稱郡。且唐世亦無奉化郡名。至宋始有之。宋制。諸州兼有郡名。以爲封爵之號。然多沿用唐舊名。惟餘姚縣隸越不隸明。故特改之。若依圖經所說。則開元置州之始。已稱奉化郡矣。豈其然乎。

賀知章朝英集

聞志載賀知章朝英集三卷。考唐書藝文志。朝英集乃開元中張孝嵩出塞。朝士所作送行詩。知章特其一人爾。未可列諸著述之數。今刪之。

唐有兩徐浩

唐書藝文志有四明山人徐浩廣孝經十卷。乾元二年上。授校書郎。或疑卽是徐季海。唐初明越本一州。故賀季真永興人。而自號四明狂客。季海會稽人。亦可稱四明山人也。然考諸季海本傳。則明皇時。已由張燕公薦授集賢校理。進監察御史裏行。累遷都官郎中。領東都選。肅宗立。由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其手。又兼尙書右丞。進國子祭酒。爲李輔國所譖。貶廉州長史。乾元者。肅宗年號也。其時季海久已貴顯。安得又有上書授官之事。且校書郎秩止正九品。季海在西掖掌制。已是五品清要官。兼

右丞爲正四品進祭酒爲從三品更不當復授九品初階故知進書之徐浩乃別是一人同時而同姓名者爾舊志牽合爲一人誤矣。

孔戮奏罷海味

王伯厚云唐孔戮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元微之爲越州復奏罷之蓋嘗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閻若璩據元微之奏狀以駁之謂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五年復令供進至孔戮奏罷則在元和二年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戮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方合鄉邦故實予以新唐史通鑑及昌黎撰戮墓誌參互推之則戮之奏罷即在元和九年非元和二年也何以證之曰新史通鑑及墓誌皆以戮之奏罷在爲華州刺史時而舊史戮傳云元和九年治信州刺史李位獄爲中官所惡尋出爲華州刺史則其奏罷海味必在是年明矣但諸書皆云戮所奏而微之狀獨云因一縣令獻表上論準詔停進豈戮之奏得自縣令而爲轉達乎抑先有縣令論奏而戮繼之乎此獻表之令當是鄆令姓名不著於志乘良可惜也閻氏因昌黎誌文有元和元年又有明年誤切爲元和二年不知誌於元年以大理正徵之下卽云累遷江州刺史此後又歷四任而後云明年謂權知右丞之明年也豈得蒙元年之文乎據狀罷於元和九年卽復於十五年長慶二年因微之奏而復罷閻所稱三罷者固謬王氏云復貢於長慶亦考之未審也。

甬橋非甬水橋

通鑑。唐僖宗乾符四年。王郢收餘衆。東至明州。甬橋鎮。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甬橋地名。在宿州。新唐書。劉巨容傳。作埭橋。巨容。徐州人。爲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埭橋鎮使。成化志。不辨通鑑句讀。誤以甬橋連上句。改爲甬水橋。又以巨容爲明州鎮。遏使。豈非癡人說夢耶。今據新唐書正之。

張知白

張文節知白。滄州清池人。考其歷官。亦未到兩浙。宋元明諸志。敘人物。亦無有及知白者。聞志宋賢傳。忽闌入之。謂與林逋游。過四明。擇鄞之十七甲居焉。此何據耶。考范光陽撰張士瑱行狀。鄭梁撰張遐勳行狀。俱云。系出文節公知白。其後有諱顓者。徙居於鄞。然則張村之族。雖出自知白。其徙鄞者。乃張顓也。顓與知白。未知中隔幾世。要豈可以後人之卜居斯土。而妄引其先世也。

王鄞江墓志不足信

聞性道志。載王荆公所撰鄞江先生墓志一篇。文最蕪陋。乃後人僞造。其尤可笑者。以張邵。張郊。張祁三人。在從學之列。三張仕於南渡初。距鄞江之歿。七八十年矣。何由與鄞江相識乎。史簡爲縣小吏。即使慕道來學。亦何足稱。荆公豈逆料其後人之貴顯。而先貢諛於百年之前乎。臨川集本無此文。前志亦未之有。蓋出於王氏譜乘。聞貢士不深考而詳載之。何憤憤也。

陳瓘攝倅明州

嘉靖志謂陳瓘於大觀閒攝倅明州。此大誤也。考宋史本傳。瓘中甲科。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瓘欲遠之。屢引疾求歸。不得去。乃檄攝通判明州。其云檄攝者。承蔡卞之檄也。據會稽志。蔡卞元祐六年六月。以龍圖閣待制。知越州。八年五月。移潤州。則忠肅攝倅明州。當在元祐末。非大觀閒矣。崇寧初。忠肅由諫垣謫居合浦。大觀初。自合浦還寓家明州。其時方以黨籍禁錮。安得有攝倅之事乎。忠肅由合浦放還。居四明。史亦未見年月。考長編載崇寧二年正月。陳瓘除名。勒停編管廉州。四年七月。自廉州移郴州。此後未見放還明文。惟五年正月。以星變大赦。諸在黨籍者。皆得敘復。則忠肅之放還。大約在崇寧五年。其寓居四明。亦必在是年也。其明年改元大觀。又三年。以子正彙事被逮。遂有安置通州之命。自後不復居四明矣。然則忠肅寓居四明。自丙戌至己丑。僅三四年耳。

大觀圖經

王厚齋言諸州圖經。乃景德祥符所脩。而郡志但以大觀爲據。譏其昧於史學。予謂李宗諤圖經。南渡之際。都已散失。卽大觀中明州所修圖經。亦復闕佚。後黃鼎得其書。獻於郡守張津。而續成之。乾道寶慶二志序。據大觀而不及祥符者。舉其見存者言之。非有誤也。

汪氏三世官位不足信

嘉靖志載汪洙官至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莊。子思溫。觀文殿大學士。思齊。端明殿大學士。孫大猷。敷文殿大學士。皆妄也。按樓宣獻之母。卽思溫之女。宣獻爲太夫人行狀。但云祖洙。明州助教。父思溫。左朝議大夫。仕爲太府少卿。直顯謨閣而已。宋時觀文殿大學士。非曾任宰相者。不得除。思溫官止少卿直閣。洙止爲教授。官秩尤卑。乃妄稱觀文殿大學士。誕謾可笑。一至於此。端明殿敷文閣。但有學士。無大學士。據宋史。大猷但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下於學士一等。不當妄稱大學士也。且敷文閣名。非殿名。此必譜乘無稽之說。而東沙誤采之。

婁寅亮上躡年月

婁寅亮。史稱永嘉人。不言其徙鄞。寶慶延祐二志。皆無之。成化志始列於人物。未知所據。按宋史本傳。建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請選太祖諸孫賢者。視秩親王。以待皇嗣之生。帝讀之感悟。紹興元年。召赴行在。復上疏。請宣告大臣行之。高宗紀則以寅亮上疏。繫之紹興元年六月。而不及建炎四年之疏。此史家省文耳。成化志竟以第一疏屬之紹興元年。且謂高宗時年三十。未有子。此宋史所無。而以意妄增也。高宗生於大觀元年丁亥。至紹興元年辛亥。止二十五歲耳。不當便云三十。孝宗紀先言昭慈太后自江西還。嘗感異夢。爲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會右僕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請。於是詔選太祖之後。次及寅亮上書事。此史家歸功母后大臣之詞。若以事理揆之。寅亮之奏。必在建炎四年八月以後。其時孟后已還自

虔州而諸臣尙未有造膝之請。及高宗聞之不怒。於是范宗尹等得從容造請。而寅亮以富直柔薦。召赴行在。則在紹興元年。故第二疏有去年上章之語也。若以第一疏卽在紹興元年六月。則其年五月已有詔令知南外宗正事。令鷹選年幼宗子。將育於宮中矣。何煩寅亮之請。疏遠小臣。其敢貪天功以爲己力乎。愚故疑寅亮第二疏亦在五月以前。紀所書六月一條。乃擢寅亮爲監察御史之月。非上書之月也。

王次翁墓

聞志有資政殿學士王次翁墓。在縣城西。今海會寺後。長子侍御伯庠。次子宗正丞伯序。墓亦在右。案樓攻媿撰伯庠行狀云。葬於奉化縣忠義鄉之瑞雲山。太師墓側。太師卽次翁也。墓當在奉化。不在鄞矣。

朱文公未嘗至鄞

明倫堂額相傳爲朱文公書。黃溥閒中今古錄謂史忠定浩嘗薦朱文公知南康。公詣鄞稱謝。寓於學。因書焉。考晦翁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在淳熙五年。其時史忠定在政府。初未歸鄞。自閩到南康。亦無取道四明之理。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古人恥之。晦翁大儒。豈以一郡之薦。僕僕稱謝。此里巷不經之談。不可以誣賢者也。

豐稷功德院

嘉靖志。妙智講寺。宋治平元年。尙書豐稷請爲功德院。賜今額。按治平之初。清敏未爲尙書。寶慶延祐諸

志皆無此事。此必譌也。據郭受碑稱治平元年天子有事於明堂。詔天下有未係錫名者皆例賜其額。茲院始革爲妙智。則知妙智之名非由豐公而改也。

觀文府

嘉靖志謂史丞相府。理宗賜名觀文府。聞氏引紹定辛卯臨安大火。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觀文府獨全。因謂觀文府當在臨安。其實不然。宋時觀文殿大學士爲宰執退休之職名。紹定火災之時。彌遠見任丞相。不帶觀文銜。其所賜之第。但當稱丞相。不得云觀文府。既稱觀文府。則當在四明。不在臨安矣。但嘉靖志以爲賜彌遠者。亦非是。彌遠生前未嘗除觀文。其季子宇之。則曾拜觀文殿學士。視執政恩數。使理宗果有賜額觀文府之事。亦是賜宇之。非彌遠也。又考張端義奏議云。辛卯融風之變。馮楫。王虎。知衛相府。而不知衛宗廟。林介。趙汝輝。知救相府。而不知救宗廟。可證臨安史相府初無觀文之稱也。

陳曦

陳曦之名不見於宋史。寶慶延祐二志附其名於陳禾傳。但云第進士而已。成化志乃有爲給事中翰林學士之說。其實全未可信。據云曦之拜翰林學士。由呂好問所薦。考好問執政在建炎元年。未幾卽罷。而曦乃於紹興八年登進士。十四年高宗幸太學。曦爲國子正。其遷給事中。雖不詳年月。而在職六載。又出爲濠州。則當在紹興二十三四年矣。距好問執政幾及三十年。乃云好問薦其才。召拜學士。豈非謬乎。又

云擢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要。此亦作僞者。自露破綻。宋之給事中。職司封駁。豈若明之科道。以彈劾爲職乎。又云。自知制誥知濠州。攷宋初沿唐制。以知制誥行中書舍人之職。自元豐改制以後。掌外制者。竟除中書舍人。或云直舍人院。未有單除知制誥者也。且南宋以濠州爲邊郡。兩制近臣。亦無授邊遠小郡之理。此亦可疑也。寶慶志旣附曦名。又稱其三世登科。豈有官登兩制。而轉不一及之乎。且禾所撰經解。由史直翁進於朝。乃授其孫以官。使其子於紹興中已掌內制。當不待直翁奏進矣。故知曦之官位。不足信也。志又云。曾孫大震。元孫伯鼎。俱登翰林。時人稱爲祖孫三學士。攷延祐志衣冠盛事。亦無之。

陳槩

陳槩事。延祐志不載。而成化志增之。攷其實亦難信。槩所傳者。惟使金不屈。及抗章論呂祖泰無罪兩事。據其家譜。則槩之除左正言。在嘉定七年。其時韓侂胄已死。祖泰久已得官矣。何待槩言而釋乎。宋史寧宗紀。金史交聘表。俱不見槩名。即使果有奉使事。而其時金已衰亂。豈能以非禮摧抑使人。所云不屈。亦後人不攷時勢而妄言耳。

陳德剛事不可信

成化志載陳德剛。紹定六年。召除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端平元年。簽書樞密院事。按德剛父子。不見於延祐至正諸志。楊寶修志始載之。其實未可盡信。如福州守臣。例帶安撫使。初無制置之名。至簽樞爲執

政之職而宋史宰輔表及理宗紀並無陳德剛其人其爲僞妄顯然此必出於陳氏家譜造譜者不通史學妄意前代職名可以假冒不知樞密乃宰相之貳拜罷姓名具在正史非若它官之可冒也據志德剛爲著之父而本堂集中絕不言其先世有顯者若顯若顯若伸若德剛寶慶延祐志進士題名亦無之竊疑陳氏自顯以下四世名位風節皆出後人傳會但善善欲長不欲竟刪姑去其已甚者并記所疑以俟博雅君子攷定焉。

陳著

陳著先世事迹多不可信予既據本堂集辨之矣今攷成化志所載著事以文集證之亦殊違錯一云景定四年賈似道買公田於浙西著爲著作郎上疏乞罷公田斥逐似道似道怒出知嘉興攷著以寶祐丙辰登第至景定四年癸亥僅止八載校其資歷甚淺無由遽典大郡據本堂集景定元年三月在鷺洲書院山長任內被薦未幾北還浙漕提領趙與嵩辟監三石橋酒庫既而湖南帥趙必普辟帥準既而江淮提領趙與嵩辟蕪湖茶官則本堂實無官著作郎之事且與嵩卽措買公田之人使著果有彈奏何以轉受與嵩之辟此其不足信一也一云咸淳元年似道歸越治母喪詔以天子鹵薄葬之起墳擬山陵著爲太學博士率太學諸生上疏切諫不聽似道還朝大怒必欲遠竄上不可改臨安通判今以文集攷之則著在嵎縣任滿咸淳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差通判揚州次年正月五日繳進特改除京簽京簽者臨安

府簽判也。京簽二年攷滿。始除通判。其謝賈太傅啓云。幕府屬寮。躡躋郡佐。端自曲成之造。斐然直謝之辭。則通判之授。實出賈相意矣。似道丁母憂。在咸淳十年十月。非元年也。推較其時。著正爲臨安倅。不得在太學。其不足信二也。此傳云爲太學博士。而陳經傳又云著爲宋祕監知台州。官名互異。其不足信三也。志又云。子宓亦有文名。攷本堂四子。深、淪、洵、沆。無名宓者。其不足信四也。本堂年八十四。見其子深跋。至德觀記。而志以爲八十。其不足信五也。

王厚齋生卒年月

宋史王應麟傳不載其卒之年月。及年歲若干。閻百詩據本傳云。後二十年卒。則卒當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又據方回序小學紺珠。在元大德庚子。自稱回年七十四。公長回六歲。是王氏生於宋寧宗嘉定十四年辛巳。如閻說。厚齋生於辛巳歲。卒於丙申歲。年七十有六也。今攷延祐四明志人物傳。厚齋年七十四。而陳本堂祭厚齋文。首稱柔兆涓灘之歲。孟冬甲辰。其文亦云。余八十三。公七十四。則厚齋卒於元貞丙申。年七十四。信矣。推其生年。當在嘉定十六年癸未。非辛巳歲也。本堂祭文。又有季夏聞訃之語。則厚齋之卒。在是年六月也。惟袁清容集中。孔昭孫墓志云。大德初。昭孫爲慶元儒學正。於時禮部尙書王先生應麟。師表後進。門無雜賓。明遠以通家子。執疑證譌。桷每連席請益。似大德初。厚齋尙存。蓋大德當爲元貞之譌。清容涉筆偶誤爾。

蔣曉非蔣猷曾孫

聞志以蔣曉爲猷曾孫。附於猷傳之後。攷袁清容集。有將作監主簿蔣公墓誌。卽曉也。敘其世系特詳。曉之曾祖樞。台州通判。祖如愚。隆興府通判。父嶠。貴池縣丞。爲諫議大夫。峴之弟。其銘云。蔣姓宗姬。亾亭漢侯。居鄞發祥。唐季是稠。則曉之先世。自唐季已居鄞。而猷以南渡避寇。始遷於鄞。其非一族可知矣。乃引以爲曾祖。何其妄也。

袁桷上王深寧書

聞性道志言桷仕至侍講學士。歸里。上王深寧書有云。久知我輩固當投之濁流。靖念斯文。詎宜束之高閣。則其媿仕之心。亦自見於辭矣。攷深寧卒於元貞丙申。其時清容未登仕版。此不稽其年代。而以意妄測也。

豐寅初

嘉靖志叙寅初兩事。一云。洪武十七年。徵爲國子司業。上書諫觀燈。謫德化學教諭。一云。建文壬午。棄官歸。蓋皆本其家傳。而全祖望辨之云。寅初本名初。以洪武二十七年歲貢。官江西德化教諭。其子慶。以宣德間。用父宦籍。自江西中式。則謂遜國中棄官者。妄也。予又攷水東日記云。寅初。洪武中授訓導。陞教諭。則寅初未嘗爲國子司業。傳所云直諫謫官者。亦妄也。志家好信家乘。而訾舊志。得毋爲若輩技倆所誤。

邪。

王營奏從祀事

成化嘉靖志俱載王營奏請楊時羅從彥李侗等從祀孔子廟庭上可其議攷明史禮志楊時從祀在孝宗朝羅李從祀在神宗朝而營爲給事乃在宣德之世時代隔越即使營有此奏亦不當云可其議也楊實老儒不諳掌故輕信私家譜乘故多舛譌東沙輩亦不攷而襲用之但孔廟從祀非尋常事不可沿襲譌舛以滋後人之疑故特爲辨之。

鄭珞

李志名宦鄭珞傳言宣宗振作吏治特簡廷臣九人知郡皆奉敕以行九人之中若况鍾之知蘇州莫愚之知常州何文淵之知温州陳本深之知吉安皆以循良著而珞亦與之相上下攷明史宣宗紀宣德五年五月擢郎中况鍾何文淵九人爲知府奉敕遣之據况鍾傳同薦者羅以禮趙豫莫愚邵旻馬儀陳本深陳鼎何文淵初無珞名又循吏傳載宣德五年十一月擇廷臣二十五人爲郡守奉敕以行寧波則刑部主事鄭恪恪珞卽一人也珞與况鍾等雖皆以宣德五年出守而一在五月一在十一月李志以珞列於况鍾九人之數蓋攷之未審矣明史林碩傳載寧波知府鄭珞劾中官裴可烈不法可烈竟罷去而循吏傳云魏恪守寧波嘗劾中使呂可烈無狀帝爲誅可烈蓋卽一事而傳聞異詞耳成化嘉靖志題名有

鄭珞無魏恪。宣德實錄亦作鄭珞。實錄又云。宣德六年十一月。以內使裴可烈。在蘇松諸郡。貪暴尤甚。特命械繫至京。十二月。內官裴可烈。以貪暴下錦衣獄死。是可烈裴姓。非呂姓矣。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

記一

崇實書院記

崇實書院者。故江南河道總督。尙書湛亭李公之所創也。國家敦崇實學。郡縣庠序之規。一遵古典。而省會重地。復立書院。萃郡縣之秀者而教之。比於古諸侯之大學。法良意美。超軼前代矣。清江爲河帥駐節之所。冠蓋輻湊。擬於都會。而百餘年來。未有議及之者。湛亭公以簪纓世胄。筮仕南河。由郡丞觀察。洊登開府。清白一心。始終匪懈。平生於河防國計。安民察吏諸大端。洵所謂設誠而致行之者。又念學問與政事。相爲表裏。爰創立書院。以爲造士之所。而顏之曰崇實。莅政之暇。輒召諸生立庭下。誨之以有本之學。務篤其實。勿逐於名。煌煌乎大儒經世之言也。湛亭公歸道山十餘年。天子慎重河工。謂節宣防守之方。非講求有素。無以集事。乃申命公子薌林公。付以全河之任。公居心行事。壹以先公爲法。而於造就人才。尤殷殷加意焉。□□歲。有司議改院爲官廡。乃別相爽塏之地。營立講堂學舍。規制增拓。輪奐一新。培養善類。有加無已。落成之日。江淮人士。欣喜讚誦。沐新恩而思舊澤。僉議祀湛亭公。栗主於講堂之左。春秋

薦蘋蘩。以無忘崇實之訓。謂大昕嘗從湛亭公游。與聞緒論。乞爲文以記之。予唯濂谿氏之言曰。實勝善也。文勝恥也。儒者讀易詩書禮春秋之文。當立孝弟忠信之行。文與行兼修。故文爲至文。行爲善行。處爲名儒。而出爲良輔。程張朱皆以文詞登科。唯行足以副其文。乃無媿乎大儒之名。或謂制舉不足以覘實學。豈通論乎。宣尼贊易。申立誠之旨。孟氏著書。恥無本之譽。聖賢施教。未有不以崇實爲先者。而湛亭公以是勸士。可謂知本務矣。今薊林公恪承先志。引伸而擴充之。上以毘聖明。棫樸作人之治。下以示多士居德善俗之方。風聲所樹。如影從形。當有華實兼茂之儒。出爲世用者。豈徒江淮人士歌誦弗諼而已哉。

海鹽縣瑞麥記

百穀皆麗乎土者也。洪範演疇。穀不在五行之列。而虞廷六府。穀與五行並稱。古皇貴民重穀。以食爲天。是以雨暘時若。迄用康年。而嘉瑞之臻。垂於圖諫。蓋天人感應。自然之理。夫豈誕謾而叵信者哉。五穀之瑞。紀載非一端。而麥之瑞最古。周頌思文之篇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劉子政引其文作釐麩。而釋之曰。釐麩。麥也。始自天降。鄭康成箋詩。亦引書說。烏五至以穀俱來。以實帝命之證。然則來牟出於天降。非人間常有之麥可知也。而劉鄭兩家。不言來牟之形。許叔重說文解字。始詳言之云。周所受瑞麥來麩。一束二縫。象芒束之形。今二徐本譌一束爲一來。獨董道謝除館職啓。乃用束字。然亦未審一束二縫之義。今春張徵士芑堂。自海鹽訪予吳門。言比歲屢見兩岐之麥。而去夏所見尤異。卽出積藏一莖示予。予褊視

之。蓋始爲一本。岐而爲兩。旋折交結。仍岐出而成穗。觀者咸詫。謂得未曾有。予思之良久。乃躍然以興曰。此非所謂一束二縫者乎。夫縫之言。彖也。鐵銳而向上。有麥穗之象焉。兩岐相交。束以合之。故曰一束二縫。而許祭酒特表以瑞麥之名。自周武王觀兵。至今三千餘載。史冊罕見此瑞。後儒遂不曉說文爲何語矣。我國家聖聖相承。劭農重粟。上軼虞周。乃重觀此非常之瑞。天之降康。豈偶然哉。昔漁陽兩岐之謠。史家以爲美政之感。今海鹽明府任侯惠堂。以中州名進士。牽絲浙中。調饒斯邑。經術飾治。壹以忠信慈愛爲本。而民亦戴之如父母。稽事盡力。數致休祥。此瑞麥也。邑士胡文蔚吳侃叔及芑堂。皆有記頌及圖。大書不一書矣。予忝在舊史。喜其事合於詩書所紀。且可以證說文傳寫之譌。故復爲記之。以待史官采訪焉。

虎邱剏建白公祠記代

古人稱三不朽。以立言與立德立功竝稱。言豈易立哉。言之立者。根乎德。通乎功。而一以貫之。非徒組織其詞以爲麗。詰屈其句以爲工者也。唐太子少傅白文公。早踐清要。直道事君。其章奏可以彌縫主闕。其諷諭可以宣達下情。而終始一節。不冒干進。矚然於閹幸之朝。超然於朋黨之局。使其遭時遇主。功豈在房魏姚宋下。而時命限之。獨以詩爲百代宗師。公之立言。出於性之所好。要非有慚於德。亦豈無意於功者哉。當寶歷初元。公來刺蘇州。次年卽移疾去。在郡未久。史不詳其治行。然讀其郡齋走筆詩有云。採煩

無若靜。補拙莫如勤。削使科條正。攤令賦役均。敢辭稱俗吏。且願活疲民。藹藹乎。懇懇乎。洵古循吏之言也。又於虎邱重開寺路。桃李蓮荷。約種二千株。今山塘尚有白隄之稱。其有德於吳人甚厚。而郡志不備。書自郡學名宦祠而外。未有專祠。以慰邦人尸祝之忱。豈非中吳之闕事邪。予承乏茲郡。兩載以來。留心掌故。有味乎公靜勤之言。因念昔賢轍迹所至。湖山藉以生色。況公於武邱。有開路之績。而一年十二度。游賞之數。亦無過於此。千秋萬歲。精爽必留戀焉。爰請於大憲。相視山之東麓。得蔣氏塔影園。捐奉買之。剏爲公祠。落成之日。卜吉奉粟主。妥而侑之。嘗讀公詩石記。言年十四五時。慕韋房二公詩酒仙之名。謂異日蘇杭苟得一郡足矣。厥後自蘇歸洛。值劉夢得守蘇。作憶舊游一篇寄之。又有夢蘇州寄馮侍御詩。晚歲編次文集爲五本。其一藏蘇之南禪寺。自少至老。眷眷於蘇如此。而報功仰德之舉。至今始得以藉手。忝在守土。聿觀厥成。詎非大幸乎。祠成當有記。以識歲月。并作迎饗神之曲。俾春秋歌以樂公。其詞曰。公昔承詔兮牧吾民。剖左符兮擁朱輪。紫薇堂兮判牘。科條簡兮賦役均。武邱兮開路。桃李兮班春。士女夾道兮迎使君。如父母兮撫子孫。公一去兮千餘歲。澤逮民兮久勿替。言已立兮德功備。曷不修兮祀事。崇祠兮肇始。山清兮水泚。兜率天兮海山。駕雲車兮涖止。蘭肴兮椒漿。勸公兮一觴。紅欄兮綠浪。想前塵兮未忘。左挹少陵兮右引玉局。相酬答兮山之曲。

饒陽縣知縣王君儀廷始莅事之歲。卽以興育人材爲務。召諸生之肄於學者。課其文藝而禮之。或言文廟之左。故有文昌祠。曩時嘗加修葺。邑中士大夫多有登科第者。頃歲祠已傾圮。科第亦不振。訪之形家。僉云。當建於巽隅。王君於是捐奉錢爲之。倡諸紳士欣然繼之。卜地。剏立新閣。金木搏埴之工。子來趨事。而月而告成。遣一介走京師。請予文紀其歲月。謹按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說者以爲天之六府也。梓潼之神。顯於晉。盛於唐宋。道家謂上帝命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元延祐初。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名其祠曰古文成化。而其時始設科目取士。士大夫因謂科目之柄。實文昌司之。而天下學校。多立文昌祠矣。夫科目之設。聚數千萬人之精神。而決中否於一二人之心目。雖長於鑒別。豈能無豪髮之爽。謂必有神焉以司之。似矣。雖然。韓子有言。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士誠讀孔孟之書。修程朱之行。而學韓歐之文。能自樹立。不因循。神未有不福之者。若夫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徒以揣摩剽襲爲功。而僥倖以祈神之我佑。則非予之所知也。今之仕者。簿書趨走。汲汲若不遑終日。至有關於文風士氣者。則以爲迂闊而莫爲。王君獨能知所本務。而邑之人士。咸能鼓舞自勵。庶幾知實學之宜敦。而不囿於流俗。異日英才輩出。必有如劉獻之之通經。李明遠父子之文學者。豈僅區區科第之榮於一時已哉。王君名鳳文。山東諸城縣人。乾隆己卯舉人。記之者。嘉定錢大昕也。

重建集仙宮玉皇殿記

聖人之道敬天而已矣。天處高而聽卑。福善禍淫。虧盈益謙。皆視其人之自取。聖人知性之本善。而去私以復於善。其自處也。常若高高者之日鑒在茲。故能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而爲內省不疚之君子。詩云。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之斯敬之矣。二氏之教。其宗旨與吾儒異。其欲人遷善而遠罪則同。懼人之放縱而不自檢也。則爲像設以臨之。顧釋氏奉佛爲天人師。而諸天乃在護法之列。其言誕而難信。唯道家以玉皇上帝爲天神之至貴者。玉以言乎德之至純。皇以言乎道之至大。與書稱惟皇上帝。詩稱有皇上帝者。若合符節。而復選高敞清幽之地。築室而事之。巍巍峨峨。昭布森列。使人有所敬畏。以謹其修而寡其過。則與吾儒敬天之學。相資而不相悖焉。集仙宮者在縣治東一里而遙。宋嘉定中。道士葉子琬奏請移安吉州舊額於此。元時有盧真祐。與其徒孫應元。先後住持。皆授大師之號。而明有胡浩然者。亦嘗授爲真人。有銀印玉帶之賜。宮之四周。有水環之。而正殿奉玉皇上帝者。尤莊嚴靚深。聳出城隅。望之如蓬萊赤城。示現人世。歷歲滋久。土木之工。廢而不修。歲□□。大風棟折。屋宇盡傾。獨玉皇像宛然無恙。僉謂旭卉之應。昭著不誣。於是邑中耆宿。詢謀協同。或出其資。或效其力。樂事勸功。迄用有成。經營於□□之日。斷手於□□之□□。凡糜白金以鎡計者若干。棟宇輪奐。垣墉緻密。辟容伊穆。金碧有暉。上穹陟降。儼乎如在。紫壇黃籙。晨夕熏修。用以祝聖而佑民。以迓簡牘之禱。以答信順之助。斯所謂禮以義起者與。吾聞天道遠。人道邇。求福於天。不若求福於己。作善者。不求福而福來。作不善者。不求殃而殃至。瞻禮膜拜。

乃致敬之末節。非所以格天也。然三洞立教。爲平等說法。崇奉有所。齋醮有儀。使人知天之可敬。而從事於善。使人知天之可畏。而預遠於不善。則上之可以入聖。下之可以保身。而廣之可以善俗。此玉皇殿之所由。而重建之不可已也。家君與董斯役。郵書命大昕爲文。以紀歲月。其在事出錢諸人姓名。則具書於它石。

陸氏義莊記

古者卿大夫立宗。宗子必世其祿。故有收族之誼。冠昏喪祭。必請於宗子而行之。大功以上無異財。亦無貧富之殊。卽其稍疎者。宗子之力。足以贍之。周官所謂宗以族得民者。其法如此。若夫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則皆庶人之無宗者。故不能不藉乎閭井之任。卹而世家大族。固未聞有此也。自宗法不行。士大夫無以收其族。昭穆旣遠。視爲路人。角弓之反。頻聞。葛藟之莠。安望卽有敦本好禮。能施惠於三族者。一時雖賴以濟。而不能經畫可久之計。論者不無遺憾焉。三吳自泰伯季札以禮讓開其始。洎宋范文正公守鄉郡。剏立義田。以贍宗族。訖今七百餘年。范氏之苗裔。猶食其德。高義之名。彰於宸翰。其規條具在。可謂善之善者矣。我國家列聖重熙。風俗茂美。好義君子。希風先哲者。接踵而興。長洲陸君豫齋。唐賢甫里先生之裔。自明贈尚書守禮公以來。枝條繁衍。豫齋之尊人□□公。至性淳備。行善於鄉。聞高平之遺風。心向往之。豫齋起而承厥志。割遺產五百畝。爲贍族之資。說義莊於

陸巷。每歲收支出納。集族衆其中。相與勸於修禮勤力。而勿蹈於匪彝。殆有得乎古人收族之意者乎。夫宗法雖善。然必藉乎貴而後行之。其究也。或以啓挾貴之漸。義莊則唯族之賢者能行之。其敦睦出於性之自然。故持之久遠而無弊。此范氏之意。可以爲後世法。又近歲立義莊。若吳縣陶氏。崑山顧氏。皆經大府題奏。得邀優敘。而豫齋之爲此舉。唯告諸有司。出給公據。未嘗輒求上聞。其務實而不競名。尤有加人一等者。予夙與豫齋善。爰爲記其事。異日雲初繼美。毋替前規。罔俾高平專美於前。庶予文得藉以不朽。而詞筆孱弱。不能與吾宗君倚竝駕。又竊自愧矣。

集仙宮訪碑記

丁亥冬。予乞假歸。僦居縣城東之奎英坊。其地與市廛絕遠。門外平田十頃。牛宮豚欄。彌望皆是。頗得郊野之趣。稍西爲集仙宮。去所居不百步。日晡。飽食無事。則往游焉。考宋嘉定中。道士葉子琬者。剏爲此宮。元時有盧眞祐。與其徒孫應元。先後住持。皆授大師之號。琳宮壯麗。甲於邑中。是時僧明了亦建大報國圓通寺於縣治之東。規制與此略相仿。閱今五百年。寺與宮皆頽廢。無復曩日之觀。唯圓通寺有趙文敏所書碑。好事者往往椎拓。傳於世。予游集仙宮。周覽廊廡。得南宋石刻一。元石刻四字。俱完好可愛。頗怪邑人知之者少。知而好之者尤少也。常懋憩宮。偶成詩。行草逾逸。後人於懋姓名下。注景定初宰邑。作官至參政十字。懋嘗知嘉定縣。有惠政。具載宋史本傳。史作懋。碑作懋。古字通用也。東嶽行祠記。皇慶元年

竊月立其文張與材撰張與紹書瑞竹記亦與材所撰與東嶽記同時立碑陰畫倒插竹而題七言長句於下方者爲元眞子而不著姓名蓋應元嘗於軒前倒插竹一枝已而得活因以瑞竹名之子又憶吳禮部集有嘉定黃氏瑞竹詩其一云練川誇瑞竹黃氏見高門富麗應如此時來豈有根其二云曾聞寇公竹插地竟成林勿謂彼非瑞清風猶至今元時嘉定有兩瑞竹事邑志唯載集仙宮之瑞竹軒而黃氏瑞竹不及焉蓋故事之失傳者多矣上眞殿記延祐四年正月立文爲章嘉撰不著書者姓氏然筆法頗近松雪亦元刻之佳者楊大倫寄集仙南窗煉師詩作於天歷己巳南窗子者應元自號故元眞子詩有盧公神足南窗子之句韓浚嘉定志以爲寄葉煉師不知葉與楊初非同時蓋未詳考之故趙氏程氏志并楊詩亦刪之矣程氏志曾立碑碣一門然挂一漏百爲識者所嗤後之修邑志者博訪而采錄之勿漏勿舛庶幾殘碑斷刻不致日就放失也夫

菩提寺記

菩提寺在安亭江之東相傳建於吳赤烏間給額於梁天監末其賜名菩提則自宋開寶中始也予家望仙橋市距寺厖十里許少時往來安亭輒小憩斯寺其正殿柱礎有平江府崑山縣安亭鄉桑浦邨沈彥淪彥清彥深及其母方氏題字後題建炎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是時猶未設嘉定縣也殿東又一礎題治平四年四月文尤漫漶蓋又在建炎以前矣殿前有碑久仆石已斷裂予嘗剜苔洗垢出而讀之文雖失

去太半。其額唐興殿記四篆字。尙完好。碑陰上方刻行在尙書禮部告示。末行題年月處。剝落不可辨。當是寶祐以後所刻。嘉定縣志謂梁天監更名唐興寺。不知唐興乃殿名。非寺名。亦紀載之舛也。遂修上人住山三十餘年。戒行精苦。節其衣盃之入。及十方所施。莊嚴殿宇。修飾齋廡。經堂庖湑。增加於舊。其常住田之鬻於他氏者。亦以己資復之。又懼久而無徵也。介友人請予文記之。予聞調御丈夫立教於一切世間物。無所戀著。視其身之生滅。皆非實相。故初祖以造寺寫經。爲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招提興廢。彈指小劫。於正法奚加損焉。然吾觀公卿士庶之家。不數傳而第宅蕩廢。求其遺址。澌滅無有。獨浮屠氏之居。亘千百載。規模如昔時。以是知象教之力。誠大且遠。而紹承衣盃。又多賢子孫之功。詎槩訶爲小果。置弗道哉。昔歸熙甫居安亭。與苦提德坤長老游。嘗爲文贈之。其後僧海月重建大雄寶殿。爲之記者。唐叔達也。予於熙甫叔達。無能爲役。而遂修之。勤於斯寺。不可使後無聞。爰述梗槩。刻之石。并敘寺中舊石刻。以補縣志之闕。俾後來有所攷。

游茅山記

予在金陵兩載。往來句容道中。屢欲爲茅山之游。輒以它阻不果。今冬陽湖孫淵如約予同游。乃以十一月五日晨。出通濟門。過廣惠廟。俗所謂高廟也。廟門石闔根。有門神像。左右各一。甚奇古。傍識淳熙年月。蓋南宋時物。又數里爲淳化關。憩旅店。飯畢。乃行。過上橋而東。五里路旁石刻華陽古道四字。乃自金陵

入茅山大路也。淵如尊人爲句容學官，欲過官齋省親，乃行遂約入縣，同宿學廡，明晨與淵如步至南門關廟，觀唐鐘，銅質精好。大歷十四年所鑄，本在紫陽觀。宋改觀曰玉晨，亦有題識，不知何時移此。又訪義臺張氏祠，中奉唐孝子張常洵。門左有明戶部尙書王隲碑，問主祠者唐碣所在，皆云不知，而祠後庭中斷石一片，彷彿有字，與淵如洗出讀之，則真唐碣也。張氏子姓，尙有列學官弟子者，乃委置瓦礫，漫不一省，爲之三歎。還寓齋飯已，顧肩輿出小南門，迤邐南行，望見三峯，聳出雲表，其最高者，則大茅峯也。二十里至淤鄉，太元真人內傳云：江水之東，金陵之地，左右間有小澤，澤中有句容之山，陶隱居云：小澤卽謂今赤山湖也。今湖在茅山西卅餘里，山下之田，古爲小澤，淤鄉之名，有自來矣。又二十里至常寧鎮，今名南正街，迤邐而上，爲崇禱宮，俗名下宮。唐之太平觀也。昇元真人王遠知居之。宋祥符初，改爲崇禱，設提舉主管官，與杭之洞霄、洪之玉隆、舒之靈仙等。元延祐六年，改崇禱萬壽宮。宋時茅山宮觀十有二，而崇禱實總之。今則牆宇欹壞，唯殿上趙松雪碑，及延祐詔書石刻尙存耳。晚大風，抵元符宮，宿道士時景和房，出示累世所藏玉印，玉圭，方諸硯，玉印文云：九老仙都君印。九疊文，考之鮑慎辭元符觀頌，及蔡卞撰華陽先生碑，蓋崇寧初，徽宗刻以賜葆真觀妙先生劉混康者。元符觀本混康所居菴，徽宗改名元符萬寧宮。宮之道士，世守此印，俗傳爲漢印，或妄稱卞和所獻玉，殊可笑也。又鐵劍一柄，以玉爲之，今中斷。又玉符一，文云：同明天帝日敕。道士謂之鎮心符，又明正統十二年，頒賜道藏敕。萬歷四十二年，頒賜道藏

經敕諭各一道。字畫如新。次日欲登大茅峯。風烈難行。與淵如出觀左。訪龍池。淺澀不足觀。其傍怪石林立。所謂巧石亭也。而亭亦久廢。又入大殿。扁曰天寧萬福殿。相傳宋徽宗御書。訪蔡卞鮑慎辭碑。俱亡。唯山門嵌石一片。乃元至正十三年刻。出山門左行里許。爲華陽洞。俛身可入。行丈餘。益窪下有積水。不得前。洞口宋人題名幾滿。其尤佳者。太常博士范民長題數行。張瓌胡恢亦豐祐間名士也。次入玉柱洞。深三五丈。有石如柱。地稍平。亦不溼。洞口有崇寧乙酉喬通叔等題名。稍北爲蓬壺洞。洞口有睢陽石豫題名。亦崇寧初人也。沿洞北行。取徑入道房。飯畢。出大殿西半里許。過覽秀房。路傍碑一。額云祥符御製。八分書。碑陰則紹興二十年。賜惠濟廟額敕牒也。肩輿行數里。林木茂密。白雲崇福觀在焉。巖阿環抱。據一山之勝。而游者罕至。有元趙世延所撰碑。楊剛中書。甚有法。而茅山志縣志皆失載。又行數里。出山遙望琳宮翼然。是爲玉晨觀。世稱第一福地者也。其地爲許長史故宅。陶隱居撰舊館壇碑。今不存。唐時爲華陽觀。後改紫陽觀。宋祥符初改名玉晨。今下宮之左。亦有紫陽觀。非唐宋舊迹矣。殿前有唐景昭法師碑。寶泉書完好可讀。碑額下有穿。仿漢碑式。其右爲靈寶院。入門爲周真人池。貞白之弟子周子良也。最後爲斗姥閣。訪顏魯公元靖先生碑。已糜碎。尙存二十一片。道士不知寶愛。委諸糞土瓦礫之場。恐妙蹟不復留人間矣。觀之北爲鬱岡。松竹夾道。嚴冬如春。實居小茅峯之陰。乾元觀在焉。鬱岡之名始於陶隱居。觀有宰相堂。卽隱居齋室遺址。取山中宰相之語名之。亦俗人所題也。堂亦久廢。唯朱觀妙幽光顯揚碑。

在大殿前。相傳明隆慶間。土人碎此碑。忽雷雨大作。空中有神人合之子。誦視碑石無損壞痕。蓋道流妄誕之說不足信。今元靖碑碎者不能復合。豈李含光道力不如自英。抑魯公之靈轉不如蔡仍邪。鬱岡之上。有石門。欲訪之。道士言路斷。乃止。還宿玉晨。風止。和煦如二三月。明晨飯畢。仍由淤鄉與淵如別。乃取道西南行。過張墓。輿丁失道。回遠久之。抵黃彥壩。由華陽道達土橋。日下春矣。宿逆旅中。明日晡時到書院。往返凡五日。山得名於秦漢。盛於晉六朝。柳誡謂道門華陽。猶儒門洙泗者是也。予此行本爲訪碑。故山中名勝。所到不及其半。王象之輿地碑目。載茅山碑甚多。皆梁唐及五代時物。今唯顏公殘碑。及景昭法師碑見存。陶隱居舊館壇碑。張從申元靖先生碑。國初前輩猶及見之。今皆無有。徐鉉紫陽觀碑。明李維楨游茅山記。曾及之。不知何時摧碎。縣民駱氏得其一片。祇四十許字。蓋古刻之難久如此。而予所見宋元石刻。又多志乘所不載不及。今表章之。後人將欲考而無自。故記其所在。以諗後游者。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一

記二

封一品夫人張太夫人祠堂記

弇山畢公。以名德重臣。巡撫三秦。迎母張太夫人。板輿就養。備極八珍之奉。己亥歲。太夫人考終官齋。公扶櫬歸里。哀動行路。粵明年。天子省方東南。公在籍迎鑾。召對行殿。天子嘉公忠孝。又嘉賢母義方之訓。御書經訓克家四大字賜焉。公既承賜。乃擇靈巖山之陽建樓。以奉御書。旁築祠宇。奉太夫人像。六時瞻禮。俾子孫毋妄國恩家微。蓋公蚤年失怙。奉慈命讀書山中。感畫荻之勤。厲斷齧之操。用能處寬閒寂寞之區。具先憂後樂之志。及學成而大魁天下。出入禁闈。保障方面。當代推之一以爲燕許。一以爲韓范。而公抑然自下。指讀書故廬。淚涔涔落。謂吾母之訓言。猶在耳也。度所以妥先靈者。唯此地爲良。爰築祠堂於斯。且自營壽藏於斯。山中人皆走相告曰。如中丞公。洵所謂五十而慕者乎。竊嘗論公文章經濟。爲今世之歐陽。固衆口一詞。而太夫人教以有成。亦不殊乎瀧岡表所稱者。顧歐母著述。不傳一字。鄭門亦未有達者。而太夫人詞翰之美。流播藝林。又有弟少儀觀察。知名海內。白頭唱和。比於思芬。歐母雖及見其

子登大科。負重名。及永叔列侍從。升兩府。則辭世已久。而太夫人享滸髓之養者。且廿年。香車翟茀。前引八騶。都邑聚觀。咋口嘆羨。此其才其遇。又有遠勝於歐母者。蓋天右吉人。培其根而享其報。斯國家之盛美。非徒一門之寵榮已也。大昕與中丞公生同里。長同僚。嘗升後堂。修猶子之敬。祠成。承命作記。乃不敢辭。且爲迎神之章。春秋烝嘗。歌以侑之。其詞曰。

嘉薦兮令芳。告潔白兮北堂。神之來兮雲錦裳。普淖澌兮纏瑟張。積善兮慶有餘。宣尼垂訓兮坤初維。徽音兮可則。有令子兮爲國柱石。硯山兮峨峨。慈母之澤兮不可磨。香谿兮清且直。長無極兮母之德。

益都李氏宗祠記

李之望十有二。而隴西趙郡尤顯。歐公新唐書表其世系。隴西宰相十人。趙郡十七人。而宗室十一人。別有三公七人。三師二人。今攷表所遺者。尙有景謨讓夷訓三人。雖王謝崔盧之盛。莫能逮焉。然而太白義山。未登臚仕。至今婦孺。皆能誦其姓名。視身都將相。而無所表見者。所得孰多。故知名位之有盡。不若文章之無窮。昔人所以擘精覃思。兀兀窮年而不悔也。益都之李。其上世有諱東武者。自棗強之李家莊。來徙郡城之東郭。傳三世。至逢春。以孝行著。力田臧果。衣食裁足。有子三人。元正元增元盛。元盛子遠。以貢生入貲。候選州判。卽廣西桂林府同知文藻之父。予嘗表其墓者也。兩世皆以文藻貴。贈文林郎。李氏世有至行。逢春嘗病。元盛妻張。用巫者言。割左無名指之半。作湯以進。竟瘳。元增子早夭。無後。遠遺言。俟其

義子嚮田宅盡而後以己子後之文藻祖母疾亟素豆腐腦食之未下咽而氣絕文藻終身不嘗豆腐腦文藻弟文淵以哭母毀卒世稱其死孝兄弟雍穆有義門之風焉今年文藻自潮陽令遷郡丞入覲告歸省先人墓乃立祠於所居之東貽予書請爲之記予故述其家世之美俾後人無忘其初抑又聞古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淮陰侯營高敞地旁置萬家以葬其親然史不傳其父母名姓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之譜載於本集其先世名諱族行親疎閱千百年人猶稱之此吾所謂名位不如文章也文藻今之能師歐蘇者庶幾率族之人砥行績學以昌其文以昭先祖之潛德則隴西趙郡之閥閱姑置之不論可矣

錢氏祠堂記

古者宗廟之祭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周公制禮以禘爲殷祭改夏爲禴春爲祠許叔重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孫叔然郭景純解爾雅云祠之言食也祠本宗廟之祭秦漢以降神祇羣祀通稱焉故祠於壇謂之祠壇祠於城謂之祠城祠於堂謂之祠堂典祠之官曰祠官太常有祠曹其儀式則曰祠令祠者祭之名而非祭之所漢志所稱某縣有某祠者謂祠其神於此地非指其室而言洪氏隸釋載穀阮君神祠礪孔君神祠兩碑亦是此例後人習焉不察直以祠爲祀神之所矣古禮大夫適士官師俱得立廟而以宗子主祭故有百世不遷之宗三代以後仕者不世祿大宗不能收族而宗法廢雖貴爲大夫猶祭於寢於是祠堂之設以祀其先祖俾族姓不忘其所自出猶有宗法之遺意焉吾錢氏遠有代序散居於

江浙者尤多。吾始祖自常熟之鳳里徙居邑之盛涇。以力耕起家。再傳而析而二支。一居外岡。一居望仙橋。迄於今。幾三百載。生齒日繁。昭穆漸遠。康熙中始議春秋合族人祠於先塋。祠畢。餽其餘於主祭者之家。而祠堂猶未建立。歲辛巳。先君子謀於族父兄長者。卜地於外岡之西。練祁之陽。爲堂三楹。門三楹。繚以周垣。秋霜春露。祇薦時事。几筵載設。登降有所。前期卜族之一人主其祭。而族人稍贖錢以助之。品物少。而文詞亦不敢多。庶幾無忘祖宗淳樸之遺。相勉以孝弟。而勿流於侈靡。以致後不能繼。西鄰之禴。實受其福。先祖其康我乎。祠成。先君子嘗欲爲文記其歲月。而不果。歲丁酉。秋饗畢。族父兄皆來會。僉謂大昕宜製文刻之石。於時先君子下世。再期有五月矣。乃泫然泚筆而書之。

張氏墓廬記

廬墓止於一時。墓廬則終身依焉。漢人以察孝爲一科。故有託於廬墓以求進者。所謂祿利之道然也。後代旣不立此科。而儒家猶復襲取陳言。妄相詆譏。則彼朝死而夕忘者。翻有合於聖人之中道乎。夫孝子之事親也。雖藏而不得見。猶不忍須臾忘之。則廬之近於墓宜也。海鹽張子芑堂。旣葺斯廬。而其友方生復爲之圖。一展閱閒。油然生仁孝之心。張子非有慕乎廬墓之名者也。因其情之所不容已。而廬之。其美之。其譏之。張子固不暇計也。

吳君岑渚。博雅好古。居吳城之西。距郭十里而近。門臨谿流。綠淨見底。右倚支硎。天平諸山。朝暉夕陰。雲煙變幻。可得於几席之間。其讀書之室。才容十笏。圖史筆硯之外。無他物。岑渚嘗得高士湯巖夫篆書半硯齋三字。因以顏之。巖夫之題。吾不知其何所取也。岑渚適然而有之。遂適然而名之。已而岑渚得斷硯一。背有凡夫小印。微損。驗爲寒山趙隱君故物。置之齋中。此齋真有此硯矣。凡夫居空谷中。以著書自樂。硯失其半。雖重棄之。於心必有所不足。更二百年。岑渚得之。反若以半爲佳。夫有成與虧者。天之數。無成與虧者。人之心。謂全之不如半者。非也。謂半之必不如全者。亦非也。適然而與吾心相期。吾因而取之。夫豈有全半之見存也哉。曩者。蔣西原編修爲岑渚題詩。因言嘗見凡夫寶符硯於法螺菴。何義門學士方試此硯。作草書。編修年少。爲之展紙。此事忽忽逾三十年。硯不知淪落何所。因慨然歎半硯之得所歸。今春。岑渚偶過法雲禪舍。則寶符硯與義門之書。儼然在焉。蓋法螺僧不能守。轉鬻之它所。岑渚乃買歸。與半硯同列。齋去寒山不遠。而齋中之人。恬淡樂志。猶凡夫也。故硯之置此。爲得其所。然而編修又不及見矣。岑渚因巖夫之題。而得凡夫之硯。又因半而得其全者。人謂造物之巧於作合。而要皆適然而有之。天下之巧於合者。何莫非適然者哉。硯不止於半。而仍以半名齋。不忘舊也。而不知者。且以爲全之果不如半也。

蓉鏡堂記

檀濟先生自縣之外岡徙居城東清鏡塘之南。再徙乃定居焉。是時大昕方十五六歲。從先生受經義。與同學十數人。下榻先生所。僅老屋數椽。東西相向。無所爲堂也。久之。稍治其隙地。爲書齋。又數年。乃買故常平倉廡。稍葺而新之。顏其堂曰蓉鏡。適大昕乞假里居。數造先生之堂。先生曰。子盍爲我記之。大昕不敢當。因請名堂之義。先生曰。吾嘗夢游一洞天。湖水激激如鏡。芙蓉盛開。宛在鏡中心。甚樂之。因是以名。坐客或舉李相國故事。以爲先生有賢子。旣已掇科第。登侍從。吉夢之占。其後來將相之祥乎。先生听然笑曰。此非吾所及也。夫花之名芙蓉者有二。古人以蓮比君子。而蓮之華曰芙蓉。芙之爲言夫也。蓉之爲言容也。言其有丈夫之容也。水陸之華。其可以悅目者。固非一品。大率綽約依人。迎風宜笑。近乎兒女子之媚媚者。色雖麗弗善也。獨芙蓉亭亭淨直。在水中央。澹然於炎熱之場。超然於塵垢之外。故靈均寄懷香艸。於斯獨三致意。而太史公稱其志潔行芳。濯淖汙泥之中。嚼然泥而不滓。蓋以芙蓉況屈子焉。信乎其有丈夫之容者也。木芙蓉之名。起於近代。當冰霜總至。百卉彫謝。而傲然特立。獨以拒霜自名。又其性宜澤畔。臨波倒影。如綺霞初展。光采四照。亦與蓮相類。雖水陸異品。其亦猶司馬長卿之於蘭。相如乎。吾少不諧於俗。讀書課徒之餘。手種花木。四時爛漫。聊以自娛。屋後則清鏡塘。一灣活碧。映帶左右。吾將引以爲池。而多植芙蓉。花時攜稚子童孫。徜徉其間。以爲吾歲寒之友。又使後人無銜三春之桃李。益思澹然超然者之可師。是吾之志也。大昕退述先生之語。以爲記云。

石鼓亭記

三代之文傳於今者。唯石鼓爲可信。顧其文奇古。又多殘闕。辨釋匪易。東坡撰鳳翔八觀詩。但識三十餘字。至薛尚功章鄭施潘諸家。詮釋始詳。然亦不無牽強傅會之失。海鹽張芑堂氏。博雅嗜古。耽於金石。游京師。親詣國學戟門。手摹其文以歸。猶以爲未足。徧求南宋及元拓本。攷其異同。又聞四明范氏有北宋拓本。裹糧而往。寓居廡下。鉤摹者再。始盡得古人製字結體之源。於諸家釋文之是非。了然若見垣一方人矣。乃取諸本文字可辨者。摹勒入石。疑者闕之。泐者空之。偏旁屈折。諦視精審。不爽苗髮。又采諸家釋文。校其同異。間以己意斷之。名曰石鼓文釋存。與石本相輔而行。俾好古之士。得觀北宋本於七百餘年之後。參互而訂正之。厥功可謂偉矣。刻成。將築亭以覆之。而屬予記其事。予平生嗜好。與芑堂同。而愛博不專。所得甚淺。頃與芑堂往復談論。稍有新得。昔人據秦斤釋殿爲也。考泮殿字兩見。尋釋上下文。似是水名。不當作虛字訓。疑卽古池字。昔人釋術爲道。此文亦兩見。前與原溼陰陽協句。後與或陰或陽協句。疑卽行字。趁字見說文。而誤釋爲趣。又爲趕。踰字亦見說文。而誤釋爲奔。又爲若柴。卽說文奏字。旂豔卽游優。與優游同。此皆前人所未及。芑堂試平心決之。或可備芻蕘之采也。

可廬記

吾弟晦之名其讀書之所曰可廬。請予記之。夫廬之義。主於寄。古者井田之法。田中有廬。人各二畝有半。

方春畢出以修農事。而周官遺人所掌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五十里之間有三廬一宿。以待賓客之過者。賈公彥言。廬有四義。約舉之。不過中田之廬。與十里之廬。二者而已。中田之廬。春夏居。秋冬去。若十里一廬。客至者過而不留。俛仰之間。迭爲主客。更何係著之有。漢世宮殿之外。周廬千列。官吏直宿其間。謂之直廬。而儒林講讀之舍。亦稱精廬。至於諸葛艸廬。焦先瓜牛廬。則又蜚遁者之所託焉。廬之名。通乎上下。而其爲寄寓之義。則一也。予嘗感人生百年。少而壯。而老。若白駒之過隙。四支百骸。其寄於天地之間。無多時耳。宮室居處。則又四支百骸之所寄焉者。往來遷徙。變幻無常。而懷居之士。乃必重堂高閣。煥室連房。窮水石之工。廣田園之利。自謂身可長保。芘蔭子孫。豈知樊重之陂。移於庾氏。沁水之園。奪於武陽。此易所以著蠶屋之戒。而淮南所譏夫木遁者也。古之超然遠覽者。隨遇自足。不願乎外。廣廈可也。陋巷亦可也。承明之庭可也。環堵之室亦可也。視宮室之美。猶廬舍然。寓意而不留意。故無往而不得其可。蓬戶邃於洞房。衡門樂於重屋。所寄在是。所安卽在是。較之間舍求田。刺促不休者。何可同日而語哉。晦之好讀書。而不汲汲乎榮利之嗜。其名廬之意。蓋蘄至於古之隨遇自足者。抑予又有進焉。夫理之所在。有不可不境之所值。無不可不晦之能安於境之可。必能辨於理之所不可。感浮生之如寄。將好修以爲常。於以希知道之君子。奚爲不可乎。

徐子毓州題其讀書之所曰芥舟山房。屬子分書。縣之柵間。客有過而問徐子曰。子知芥舟山之所在乎。曰。不知也。客啞然笑曰。夫必有是山。而後有山房。世既無此山。子又安得有此房。徐子曰。固哉。子之言也。開闢之始。山且不自知其爲山。山之爲山。人名之也。嶽有五。鎮有九。名山五千三百七十。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皆人強而名之。越至於今。一岡一壘。莫不錫之以名。月異而歲不同。子又惡知世之必無芥舟山也者。且吾既有此房矣。惡知不又有因吾之房。而指一山以當之者。子謂山不當名舟邪。則金陵盧龍俱有覆舟。秀容有繫舟。而定海且有舟山。子謂芥不可名山邪。則浮屠氏言。須彌山至大。而一芥子中。可以納之。吾未見芥小而山大也。且必有山而後有房。則又必依山以爲房。世之稱山房者。不必皆依山。雖有山。猶無山也。子不怪吾房之未始有山。而怪山之無芥舟。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吾聞建德之國。畏壘之邱。有山塊然。若沈而浮。不風不波。不春不秋。聚爲六合。散爲輕漚。強與之名。是曰芥舟。齊諧所志。漆園曾游。似小卽大。有樂無憂。馭風可到。信宿且留。水居而弗沒溺。陸行而未陴隴。吾將臥游乎斯。悵問津之寡儔。客乃芒然。失所以答。予喜其辯也。乃敘而記之。

抱經樓記

四明古稱文獻之邦。宋元之世。攻媿樓氏。清容袁氏。藏書之富。甲於海內。明代儲藏家。則有天口閣范氏。而四香居陳氏。南軒陸氏。次之。然聚多易散。唯范氏之書。巋然獨存。浙東西故家。莫能逮焉。盧君青厓。詩

禮舊門。自少博學嗜古。尤善聚書。遇有善本。不惜重價購之。聞朋舊得異書。宛轉借鈔。晨夕讎校。搜羅三十年。得書數萬卷。爲樓以貯之。名之曰抱經。蓋取昌黎贈玉川子詩語。樓成。屬予一言記之。予唯經之義。取乎治絲。製布帛者。聚衆絲而積之。使其有條不紊。是之謂經。然後以絲緯之。縱橫往復。雜而不越。而文采生焉。易書詩禮春秋。聖人所以經緯天地者也。上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治身。於道無所不通。於義無所不該。而守殘專己者。輒奉一先生之言。以爲依歸。雖心知其不然。而必強爲之辭。又有甚者。吐棄一切。自誇心得。笑訓詁爲俗儒。訶博聞爲玩物。於是有不讀書而號爲治經者。并有不讀經而號爲講學者。宣尼之言曰。君子博學於文。顏子述夫子之善誘。則曰。博我以文。子思子作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孟子之書曰。博學而詳說之。夫聖人刪定六經。以垂教萬世。未嘗不慮學者之雜。而多岐也。而必以博學爲先。然則空疎之學。不可以傳經也。審矣。凌雲之臺。非一木所造。文繡之衣。非一絲所成。好古敏求。多聞擇善。夫子所以焉。不學也。自古豈有原伯魯之徒。而號爲經師者乎。青厓有獨抱遺經之志。而先之以聚書。可謂知所本矣。曩予在京師。與君家召弓學士游。學士性狷介。與俗多忤。而於予獨有水乳之投。學士藏書萬餘卷。皆手校精善。而以抱經自號。青厓與學士里居不遠。而嗜好亦略相似。浙中有東西抱經之目。茲樓之構。修廣間架。皆摹天一閣。而子孫又多能讀書者。日積而月益之。罔俾范氏專美於前。是所望也。

吳郡向有放生會。每月朔望。諸善士各攜水族。縱之石湖。湖距城稍遠。漁者嗜利。恐仍不免網罟。乃議於白蓮涇。同仁堂左。鑿池四畝。以爲滋育之所。鳩工之始。適遇亢旱。掘土纔二尺。得古井焉。滄然而深。尋其源而導之。混混汨汨。時出不竭。未浹旬而池水瀰滿。味清而甘。恍若中冷惠泉。移來此間。觀者歎異。得未曾有。予適假館吳門。因介友人請記其事。夫潤萬物者莫如水。江湖之浩淼。池沼之渟蓄。雖鉅細不同。其潤物則均也。古者伯益始作井。於易井之象曰。巽乎水而上水。而申其義曰。井養不窮。井之水至小爾。而涓涓之源。引而彌長。聖人以爲此生者機也。彼溝澮之盈。不崇朝而涸者。固不可以竝論。井闌無款識。未審卮於何代。然積之久者。其流必遠。今聖天子久道化成。民物咸躋。仁壽之域。而此邦人士。推廣仁澤。俾鱗介之微。咸若其性。一念所感。土脈應之。通塞之故。似非偶然者。爰述顛末。以詔方來。重以銘曰。

靈蠢異類。覺性則一。勿謂無知。亦具氣血。人皆樂生。物豈有別。縱之長流。天空地闊。吳閭之西。有池淖潏。名曰放生。成之不日。畚揭甫施。古甃暗出。注焉酌焉。且甘且冽。天錫茲泉。以廣仁術。樂哉游儻。如入溟渤。言告善信。孳孳毋闕。此心勿懈。此水長活。

五硯樓記

袁子又愷。向居金昌亭畔。題其讀書之室曰三硯齋。予嘗爲之題扁。三硯皆其先世所詒。一爲介隱先生物。一爲謝湖草堂硯。則尙之先生物。一爲列岫樓硯。則永之先生物也。丁巳歲。青浦王侍郎。以所藏清容

居士硯贈又愷。錢唐奚鐵生爲作歸硯圖。一時侈爲嘉話。未幾又得谷虛先生廉吏石硯。并前所藏而五。是夏。又愷移歸楓橋舊居。甫卸裝。卽謀藏書之所。唯茲樓宜。乃奉先世手澤。及古今載籍。收藏唯謹。名其樓曰五硯。屬予記之。袁氏四姓五公。著於東漢。晉南渡後。門望亞於王謝。吳中之袁。則自明嘉靖六俊。以文行相砥厲。與三張四皇甫齊名。迄今三百年來。詩禮之傳。久而未替。又愷承其父兄之緒。益以通經敦行。孟晉匪懈。凡先世遺迹。流轉它姓者。輒重價購歸。弃之斯樓。生平篤好文史。聚書數萬卷。多宋元舊槧。及傳鈔祕本。暇日坐樓中。甲乙校讎。丹黃不去手。予嘗論世少藏書之家。藏矣未必能讀。讀矣未必能校。能讀且校矣。而或矜己妒彼。如許慈胡潛所爲。亦未免通人譏議。獨又愷兼三美而無一病。予心重焉。其樓四面洞達。迥出埃壘。靈巖天平之紫翠。望之如可摘也。支硎法螺之鐘磬。招之若相答也。前俯澄碧。旁植花竹。挹風土之清嘉。屏絲管之嘈雜。予蓋嘗裴回徙倚焉。而不能去也。列岫樓久廢。今無能指其所在者。而硯尙存斯樓。主賓文酒唱酬之盛。不減於曩時。此吳中世族所難得者。予所以樂爲記也。

西谿別墅記

吾友陸君豫齋。唐高士甫里先生之卅四世孫。承先賢遺緒。敦本睦族。勇於爲善。旣建甫里先生祠於虎邱山塘之南。又構小園於祠之側。顏之曰西谿別墅。屬予記之。考甫里先生卜居吳郡之臨頓橋。其幽居賦云。門臨鶴市。地接虎邱。又嘗與皮襲美西谿間泛唱和之作。載於松陵集。則茲山爲先生流連觴詠之

地九原可作。其必有樂乎此矣。相傳甫里祠有清風亭。光明閣。雙竹隄。杞菊畦。垂虹橋。鬪鴨池。諸勝。今皆鞠爲茂艸。豫齋盡然傷之。爰於別墅。做其名目。隨地勢曲折。而布置之。高者爲隄。窪者爲池。傑然者爲閣。翼然者爲亭。水石清曠。卉木敷榮。拓地廬百弓。而宛得笠澤松陵之趣。蓋不徒存甫里之故蹟。而兼得甫里之性情者也。予嘗讀唐書本傳。稱李蔚。盧攜。皆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而卒。疑若少假以年。不必以高士終者。及考兩人入相年月。參以笠澤叢書。唐詩紀事。而知史之未可信也。兩人之竝相。在乾符二年乙未。至五年戊戌。而相繼罷去。拾遺之召。當在此數年間。而叢書之成。在乾符己亥。則其時先生猶無恙。計敏夫謂卒於中和初。中和又在乾符之後。盧李二公。皆先沒矣。然則先生雖以拾遺召。而堅辭不起。終全蜚遜之操。豈藉終南爲捷徑。而捧檄色喜者哉。士君子高尚其志。必不慕乎一時之榮。而後能收千秋之報。迄今過西谿。而瞻拜祠下者。流連慨慕。共仰爲百世之師。而又有賢裔如豫齋者。誦芬詠烈。克紹家聲。祠得地而益彰。地有墅而愈勝。高山景行。俎而豆之。將終古而無極。視左掖之榮。所得爲何如也。世徒惜先生之不及應召。而不知先生乃召而不出。此所以爲真高士。古人以三高竝稱。予謂少伯功名中人。固非其匹。季鷹雖知幾。猶多入洛之舉。較之先生。尙遜一籌也。試質之豫齋。其以我言爲然否。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二

紀事

記侯黃兩忠節公事

順治二年五月。王師下江南。豫親王多鐸。遣降臣前鴻臚寺少卿黃家鼎。安撫蘇州。巡撫霍達遁走。適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百人至郡。家鼎方勞軍。西察院文驄直入。執家鼎及從者數人。盡殺之。副使周荃。匿民間得免。歸報豫王。且請兵。吳郡被兵自此始。六月。兵部侍郎李延齡入蘇州。分兵徇諸縣。以張維熙爲嘉定知縣。以徐州總兵官李成棟爲江南提督。鎮吳淞。閏月。成棟前隊兵過縣東。大掠。己丑。成棟與副將梁得勝。以戰艦百餘。至宿東關外。庚寅。成棟入吳淞。巨艦悉臆東關外。留得勝以三百人守之。壬辰。始下薙髮之令。士民皆不願。遂謀舉事。諸鄉稱義兵者。不約而集矣。是時舉人王霖汝。及弟諸生楫汝。起六都。得七百人。號王家莊兵。監紀知縣支益。起石岡。得千人。號石岡兵。南翔大姓招募二千人。號南翔兵。婁塘羅店外岡。先後競起。甲午。鄉兵大集。至東關外。攻得勝軍。得勝據高岡。令弩箭手自上射。鄉兵皆應弦而倒。南翔兵最先登。矢傷一人。卽退。石岡兵踵之。尋亦却。獨王莊首領都司許龍。奮勇直前。戰頗力。亦中流。

矢死。鄉兵幾潰。而外岡婁塘兵接戰甚力。廿三都民素輕趨。善鬪。殺獲最多。夜漏下數刻。各鄉兵齊至。舉火燒得勝船四十餘艘。一時俱盡。成棟所掠金珠刀劍。及婦女姝麗在舟中者。皆爲灰燼。得勝僅以身免。龍字雲美。有膽略。嘗在閣部史。可法麾下。感其知遇。恨不從死。故視死如歸。丙申。成棟遣精騎赴太倉調兵。爲羅店鄉兵所遏。不得達。是夕。月食。旣占曰。食盡無光。百姓死。城邑空。丁酉。左通政侯公峒曾。臥病蟠龍江。遣其二子元演。元潔入城。聚士民爲城守計。進士黃公淳耀。與其弟淵耀亦至。勸元演作書。趣其父速至。鄉兵亦列幟往迎。戊戌。成棟悉銳攻羅店屯。兵馬橋。與鄉兵接戰。而潛遣銳卒繞出陣後。鄉兵遂潰。諸生唐景曜。嘗檄數成棟之罪。至是被獲。磔於市。諸生唐培。率兵巷戰。不勝。被獲。大罵不屈。刃已加頸。尙呼。豈有此理。語未絕。身首異處矣。諸生朱霞。張小繖。登屋鳴金。欲集衆復戰。身被數創。墮河死。己亥。峒曾入城。與士民公議。畫地而守。峒曾守東門。諸生朱元亮。龔孫玟。金起士。及其二子元演。元潔佐之。淳耀主西門。淵耀佐之。嘉興教諭龔用圓。舉人張錫眉。主南門。諸生夏雲蛟。唐昌全等佐之。北門亦峒曾爲主。而太學生朱長祚。雲南按察司僉事唐咨禹佐之。處分已定。各率衆上城巡邏。衆皆踊躍。縛袴執刀。以從。城上揭白旗。大書嘉定。恢勦義師。雉堞依地段分屬各圖。每圖擇一人爲長。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勤惰。其大事則峒曾。淳耀二人決之。庚子。遂新令張維熙。以前儒學訓導。萬達攝縣事。侯黃又遣人賫名。

兼可自爲不獨爲人也。衆皆感激，思盡力。鄉兵益盛，癸卯成棟遣其弟統精騎數十往太倉調兵。至縣北關，鄉兵逐之，殺其五騎。餘騎將過倉橋，城上連發大礮，殺三人一馬。其一黃纛紅線佩刀者，成棟弟也。餘騎遁歸吳淞。相謂曰：「吾等皆高鎮勁兵，自降大清，所過風靡，何物蠻子，赤身打仗，所至成羣，未及十日，已損我副將六員矣。」時前總兵吳志葵駐兵泖湖，峒曾等累致書乞援，志葵不得已，遣游擊蔡喬以兵三百人赴之。乙巳，喬軍至，皆羸弱，又強半市人子，不習戰。唯喬頗勇健，使雙鐵簡，右手重二十五斤，左手重二十斤，所攜火藥糧儲在舟中，求姑置城內，身自率兵營於城外。議者皆曰：「宜許之。」彼戰而勝，軍資在城，其心益固，不勝留以爲質，勢不敢棄我去。當事者猶豫不聽，令泊舟南關外。丙午，成棟聞喬軍至，遣諸將銜枚疾馳，晨至東關，喬軍出不意，多赴水遁。喬臥舟中，聞變驚起，持鐵簡躍登岸，奪一馬乘之，血戰良久，力盡幾陷。東門人徐福躍馬深入，挾之以出。喬又與福衝入陣，以救餘軍之陷沒者，遂引兵南歸。鄉兵見喬敗，不復能軍。大軍乘勝薄城，城上發大礮傷二人，遂引去。己酉，成棟悉兵過嘉定城北，入婁塘，駐營磚橋。鄉兵環聚攻之，步騎不敵，死者過半。日暮，成棟鳴金收兵，入營，縱酒不輟。七月庚戌朔，鄉兵復集於磚橋，成棟縱兵擊之。杭文若者，杭家村民也，年少多力，執紅旗先進，其隣毛玉佩繼之，殺騎兵三人。大軍攢稍刺之，皆死。鄉兵驚散，諸生徐文蔚率其徒血戰，大呼後隊速進，無有應者。文蔚猶不退，亦死之。大軍乘勝追北，鄉人奔走，自相蹂踐，死者無算。遂屠婁塘，成棟遣人持榜諭城中速降，誓不殺人。峒曾等夙以忠義

自許得榜。寸裂之。督民運甌石固守。壬子。大軍攻城。城堅。礮不能入。乃昇板扉置東北城外。伏健士鑿大穴。垂陷。城中用巨木塞之。不得入。大軍轉攻北門。欲從水竇入。城中復下巨石塞竇。不能入。是夜。大軍攻城益力。礮如雨下。五更大雷雨。峒曾父子與諸紳士仗劍立雨中。見守陣士饑凍不能支。漸有散去者。亟往勸止。已不能禁矣。癸丑。大軍自東門斬關入。峒曾猶坐城樓。指麾自若。呼二子速去。行數步。復還。峒曾怒叱曰。我死分也。祖母在。爾等應代我奉養。戀我何爲。二子慟哭而去。至孩兒橋。皆見殺。峒曾倉卒投池水。騎兵引出斬之。成棟命梟示西門。尋令懸於峒曾門左。越三日。大軍已去。忽懸絕墮地。鬚髮赫然如生。太學生朱之熙過之。亟捧歸。函送廠頭故居。求身屍不得。其僕號于路曰。主人殉難時。著黃紗袴。以綠絲帶繫襪。有童子知之。指其處。驗之良是。遂合而瘞焉。淳耀守西門。聞城破。乘一馬南行。弟淵耀親爲執轡。至城南隅西林庵。主僧無等獻茶。啜畢。索紙筆。謂僧曰。大師急避。予兄弟卽自此別矣。遂鍵戶。取筆大書曰。明進士黃淳耀。以某年月日。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朝廷。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書畢。再拜。顧視淵耀。已赫然梁閒矣。遂縊於左。張錫眉聞城破。先驅其妾溺水死。作絕命詞畢。自經死。龔用圓抱其兄用廣。大慟曰。我祖父清節自矢。已歷三世。今日苟且圖存。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因共溺死。明日得其屍。兄弟猶握手不解云。弟用厚攜家出避。尋亦自溺。用廣用厚皆諸生。夏雲蛟被執。堅臥不屈死。朱元亮。龔孫琰。朱昌祚。唐昌全。皆見殺。唯唐咨馬被脅取金帛。得釋。越六日。

後爲軍人所掠。索金帛不得。攢槍刺死。金起。士痛哭不食。死其餘。諸生之死於兵者。王蘭。朱袞。趙惟賢。陶恕先。孫和京。金堪士。龔元彬。貢士則王雲程。太學生則金德開。德開臨死。猶執家訓不去手。諸生吳耀夫。婦被執。至死罵不絕口。諸生潘大倫。聞難。縱火焚其家。飲大醉。自溺死。諸生陳師文。亦自溺死。是日。成棟下令屠城。老幼無得免者。乙卯。成棟還兵。駐太倉。以州人浦嶂攝縣事。縣民猶未肯薙髮。璋請於成棟。以二十七日。再引兵屠城。於是廩生宣衷。恂。以留髮梟首東門。廩生婁復。聞嶂友也。被縛時。呼璋字曰君屏。幸釋我。嶂不應。并其妻子及姊與甥。皆斬之。

記加徵省衛運軍行月糧始末

江南折漕之州縣五。州曰泗。縣曰安東。曰興化。曰溧水。

陸稼書先生詳文稱永派高淳安東興化泗州嘉定溧水六州縣

而嘉定居其一

焉。嘉定瘠鹵。不宜稻。種棉花者。亡慮十之七。米不足。則資之它縣。明時。歲轉漕十萬六千四百九十有二石。縣民苦之。萬歷中。始改兌而折。啓禎間。議更者再。縣之賢士大夫。力持之。得折漕如故。國初。詔天下賦役。一依明萬歷元額。久之。江寧衛運軍。欲加增行月糧。不得。乃議分派折漕州縣。計十有一萬六千兩。嘉定獨五萬六千有奇。方是時。歲薦饑。運軍持檄至。立取盈焉。官吏皆錯愕。無如何。有耆民倪拱辰。陸德秀者。大言於縣曰。此款項非漕也。行月糧耳。其所派地與數。非奉旨也。糧道傳作霖。混申之牒。總漕蔡士英。駁而未定之額耳。以派支言之。嘉定所派衛爲蘇州。爲太倉。爲鎮海。若江寧諸衛。有元派之縣存焉。不應

越而問之嘉定。以嘉定言之。歲以七萬三千九百漕折解京矣。又責以五萬六千解江寧。是兩漕也。且它邑折漕。石止五錢。嘉定則七錢矣。又輸官布九萬五千餘匹。亦不應更有派。以衛額言之。漕船千有二百七十四。行糧給本色。每船米三十有六石。積之四萬五千八百六十有四石。月糧亦如之。而本折各半。其支給也。於南米。於南屯。南米一十八萬九千八百九十餘石。南屯一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四石。有奇。合之。爲額三十五萬二千六百餘石。是額也。先以一十一萬七千三百八十五斗給運軍。後以二十四萬石分給駐防兵士。然則行月糧未或缺也。又不應復有加。今之議加者。在月糧之半折。在半折之石加五錢。無論嘉定之不堪加。折色之不應加。加之不應五錢。卽應五錢矣。爲數亦僅一萬一千四百六十有六兩止耳。隨漕而問之。通省畝不過毫。獨責之改折五州縣。畝不過分。卽使橫坐於嘉定。亦畝不過九厘。何故而有五萬四千之額。致使畝有四分九厘之增。以不堪加之縣。出不應派之糧。供不應給之衛。敲骨竭髓。徒資羣蠹瓜分。酌酒陸博之資。民實不服。於是知縣潘公師質慨然曰。正供額賦。誠不得已。此行月糧何爲者。且嘉定漕故永折。無漕則無運費。何用加行糧爲。遂弗徵也。旣而運軍復持檄至。擾害益甚。潘亦被劾。逮繫江寧。拱辰德秀乃走京師。訴之部科。詞甚激切。湖廣道御史馮公班察其誠。特疏請蠲。下戶部。部咨蘇松巡按。下道府會訊。核實覆定。加編月糧不敷折色銀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兩。均派之五州縣。而嘉定以漕額獨多。加編二萬六千七百六十九兩有奇。潘旣就逮。吏役稍侵之。潘不堪其辱。乘間投秦淮。

死家人得其尸有繫臂書言行月糧加編之苦寧一死以救嘉民云諸運軍銜拱辰德秀不置嗾布政司逮鞫二人皆持前議不屈坐以沮撓軍需之罪大杖箠之荷校暴日中皆死縣人陸時隆爲作二義傳

記湯烈女事

或有問於予曰夫婦之道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女而未嫁未有夫婦之義也而從其夫以死禮歟曰非禮之中也在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說者以爲夫死女斬衰而弔既葬而服除服除而嫁先王制禮初不以從一而終之義責之未嫁之女而後世乃有終其身不嫁者有就壻之室而事其父母者甚至有以身殉者此禮之所無有也然而士君子未嘗不原其志而取之焉蓋女子笄而繫纓已有繫屬於人之義夫死斬衰而弔禮既不去其夫之名而且許其服婦之服三年之恩未成而繫屬之名已定如是而爲之死雖過於禮而未悖乎禮之意也夫毀不危身禮也而春秋於子野之卒未嘗譏其非孝事師心喪三年禮也而子貢之喪孔子三年之後築室獨居於場雖知禮如孟子且亟稱之豈非以世俗日漓人倫之際寧取其過於厚者以激厲頑懦歟而或以烈女之死其夫爲非禮而訾之毋乃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乎予之從祖父玉文府君聘外岡朱氏女未娶而夭朱在室聞訃乘間自縊死事載嘉定縣志今春王子濤爲予述湯烈女事乞予文記之濤誠慤好學人也其言宜可信乃叙之曰烈女湯氏嘉定之高涇人許嫁同里王謙益謙益年十六而殤烈女往視

殮號泣如不欲生者。比還晝夜哭不飲食。遂病。病且殆。父母問所欲言。則曰。夫婦胖合也。兒死請葬於王氏。父母諾而慰之曰。若果有志。若幸愈。令若往奉若舅姑可乎。烈女已不能言。頷之。有頃卒。實乾隆九年九月某日也。謙益早慧。其父既痛惜之。聞烈女死。悲其志。乃迎柩合葬小婁塘之原。濤謙益之從子也。嗚呼。士大夫好談節義。或未能忘身後名。至如鄉曲女子。志在從一。視死如歸。此豈有所爲而爲者。夫惟無所爲而爲之。乃愈可傳也。乾隆三十四年五月日記。

記先大父逸事

先大父性不妄語。年六十九時。恩詔賜高年七十以上粟帛。鄉人多增年。以邀上賜。或以白先大父。先大父正色曰。壽命由天。人可欺。天可欺乎。欺天而罔上。吾不爲也。大昕兒時。識斯語不忘。比歲。國家舉大慶典。天子加恩老儒。各省應鄉試終場士子。年及八十以上者。大吏以名聞。輒降旨特賜舉人。聞有私增年一紀。以應詔者。因憶先大父遺言書之。

先大父嘗舉管子語以教子弟曰。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又舉淮南子語。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

有客舉王子安滕王閣詩序。蘭亭已矣。梓澤邱墟二句。對屬似乎不倫。先大父曰。已矣。疊韻也。邱墟。雙聲也。疊韻雙聲。自相爲對。古人排偶之文。精嚴如此。庾子山哀江南賦。陸士衡聞而拊掌。是所甘心。張平子

先大父年逾八十。讀書不輟。或云先生老矣。盍少休乎。答曰。一日不讀書便俗。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三

序一

山東鄉試錄序

皇上御宇二十有四年。歲在己卯。直省大比貢士。臣大昕奉命。偕戶部郎中臣葉宏。往典山東試事。伏念臣江左寒儒。至庸極陋。乾隆十六年。恭遇大駕南巡。以諸生獻賦。召試行在。特賜舉人。授中書舍人之職。十九年。成進士。叨與館選。二十二年。散館。御試一等一名。授職編修。二十三年。御試翰詹諸臣。臣名在二等。特擢右春坊右贊善。充武英殿纂修官。通籍以來。曾無涓埃自效。今茲又忝掄才重任。承命悚切。夙夜靡寧。爰星馳就道。如期入闈。監臨官。則兵部右侍郎巡撫山東兼提督銜臣阿爾泰。整飭紀綱。內外祇肅。提調官。則分守濟東泰武道臣裴宗錫。監試官。則山東鹽運使臣胡寶琳。內監試官。則青州府海防同知臣嵩年。防範愆慎。旦夕精勤。乃進提督學政刑部右侍郎臣謝溶生所錄士四千八百有奇。鎖闈三試之。臣大昕臣宏。率同考官知州臣潘汝誠。知縣臣蔡應彪。文宗玠。翟翹。瑞泰。嚴文典。張若本。林觀海。胡華訓。駱大俊。朱昇。鑰。韓光德等。矢公矢慎。昭告神明。披閱二十晝夜。得士六十九人。貢太學者十三人。謹錄其

文尤雅者。進呈御覽。臣例得序其端。臣唯三代以下。人才多出於科目。然士之束修砥行。以應科目者。將以爲梯榮干進之階乎。抑將培其識。老其材。以備朝廷公卿百執事之用也。國家養士百有餘年。菁莪棫樸之化。無遠不屆。每三歲賓興。分遣臣工。典試直省。取士一千二百有奇。貢之禮部。禮部又試其合格者。進之大廷。天子臨軒而親策之。公卿侍從。多出其中。其久試於禮部而不第者。亦得需次爲縣令教諭等官。稽古之榮。可謂極矣。顧士有績學數十年。文字不中有司程式。終老於場屋者。而淺學薄植。偶因一日之長。徼倖弋獲者。亦間有之。此其中亦似有天焉。而究未嘗不以咎衡鑒者之失也。唐臣韓愈有言。唯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摹擬沿襲之文。古之能文者羞稱之。而今或以爲弋取科名之捷徑。宿儒之不遇。淺學之登科。其未必不以此也。夫皇上慎重科場。釐定成憲。除去表判雷同勦襲之陋。首場試四書文。及性理論。二場試經義。增五言排律。復諭禮臣。申嚴磨勘。硃墨卷之例。將使士皆通經學古。淹長者無不收錄。淺陋者不得倖售。遠近聞風。爭自奮厲。山左距京師千里而近。被化尤速。今之觀光而來者。率多銜華佩實之彥。彬彬乎質有其文。致足嘉也。夫人之才力。各有所限。故工制義者。或拙於聲律。研聲律者。或短於策論。春華秋實。鮮克兼之。而要之學有根柢。則詞必己出。其詣力所至。雖不無淺深優絀之別。其爲讀書人之吐屬。可一望而決之也。臣等校閱之下。於四書經義。觀其學養。於詩律。觀其才華。於論策。觀其器識。所錄之文。不皆一格。所得之卷。不皆兼長。要歸於有本有原。不使空疏蹈襲者。得以濫廁科

名。此則臣等區區甄別之意。所期仰副聖天子循名責實之治。以少報於萬一者矣。

湖南鄉試錄序

上御極之二十有七年。歲在壬午。當賓興之期。閏五月有旨命臣大昕。偕修撰臣王杰。典湖南試。臣於己卯歲承命典試山東。明年分校禮闈。兩與衡文之職。茲復膺簡命。自唯學識庸劣。敢不倍矢公慎。既宣旨午門外。諷日就道。兩閱月而抵長沙。維時監臨則兵部右侍郎巡撫湖南臣馮鈐。提調則驛傳鹽法道臣張泓。監試則分守衡永郴桂道臣孔傳祖。內監試則寶慶府知府臣鄭之僑。整飭內外。防範精勤。乃進提督學收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臣吳鴻所錄士四千餘人。鎖闈三試之。臣大昕臣杰率同考官知縣金成華。李玉樹。王業銓。戴永植。魏桐蔭。王永芳。周升。試用知縣任其昌。柴楨。悉心校閱。得士四十六人。貢太學者九人。錄其文尤雅者。恭呈御覽。臣例得序其端。臣唯取士之途。莫重於科目。而科目進身之始。則先試以文詞。國家教養士子。納之庠序之中。學臣歲科兩試。第其甲乙。洎三年大比。特遣臣工。乘傳典試。拔其尤者。而登進之。學臣校其優劣於平時。試臣司其去取於一日。學臣之試士也。正試之後。又有覆試。可以覈其異同。試畢之日。公同參謁。可以察其器度。至如試臣。則鎖闈易書。暗中摸索。一經揭曉。得失已定。夫以言觀人。自古所難。矧以一日之文詞。欲覘其夙昔之學養。尤有難焉者。湖南應舉士子四千餘人。三場之卷。凡萬二千有奇。合經書義論策詩計之。不下五萬六千篇。臣等自閱卷之始。至於撤棘。計十八

晝夜文卷浩繁。而時日有限。謂所去取者必皆允當。而無一遺才。臣誠未敢自信也。然臣之心力。不敢不盡矣。寬其途以收之。平其心以衡之。詞無繁簡。範之以法。文無奇正。約之以理。不敢以小疵而棄大醇。不敢以細失而訾全美。每當去取之際。虛懷商榷。不憚再三。雖士子才分有限。未必盡得華實兼茂之才。要皆能自出機杼。非人云亦云者。昔明臣邱濬論科場程文之弊。以爲有登名前列。而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以致士子倣倣成風。古學殆廢。臣等職司衡鑒。恥蹈斯弊。自今以始。三湘七澤之濱。操觚而來者。咸知讀書好古之足貴。而勦說雷同之無益。相與研覃經史。有本有原。由是文體益進於渾醇。士習益臻於端謹。以仰承聖天子菁莪樂育之盛意。則臣於此邦之人士。有厚期焉。

浙江鄉試錄後序

歲乙酉之秋。天下大比貢士。先期禮部列名奏請典試官員。臣大昕承命。貳祭酒。臣曹秀先主浙江試事。伏念臣江左下士。遭遇聖明。自爲諸生。卽蒙特達之知。及成進士。叨列詞館。初授編修。繼擢贊善。載遷侍讀。遂至學士。侍直講筵。校書祕殿。臣之榮寵。實爲逾分。而數年之間。典鄉闈者二。分校禮闈者一。恩綸疊下。文柄屢司。尤爲至榮至幸者也。茲復有浙江副考官之命。唯浙東西素稱人文重地。以臣禱昧。懼弗克勝。拜命之後。諏日就道。如期而至其境。鎖闈三試。披閱二十餘晝夜。與臣秀先及同考諸臣。和衷將事。必公必慎。旣撤棘。錄其文。凡二十篇。鏤版以呈。臣例得綴言簡末。臣唯文治之隆。關乎氣運。唯聖人建中和

之極。金聲而玉振之。以臨照天下。凡庶民之秀者。皆得是訓。是行而成。一代文明之治。在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者。聖王之所以化民而成俗也。其在觀之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然後可以稱嘉賓。而爲王者之用。我國家樂育人才。百有餘年。每三載舉行鄉會試。拔其尤者而登進之。皇上文思天縱。聖學日新。御極以來。釐定三場之式。申嚴磨勘之條。士習文體。駸駸日上。近復因浙江學臣之請。以御製詩文。頒行天下。大哉皇言。煥乎有章。四方人士。伏而讀之。如日月麗天星。漢燭地。雖在遐陬僻壤。猶將仰末光而啓其愚瞢。況浙江山水清佳。人物秀穎。自大駕四度臨幸。諸生之肄於學者。詠歌盛德。以近天子之光。蒸然丕變。更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夫言者心之聲也。故觀其文。可以察其行。昔陸機之論文曰。理扶質以立翰。文垂條而結繁。韓愈有言。唯古於詞必己出。若夫支離穿鑿之言。雷同剽襲之語。於文無當。於行奚取。臣等奉命司衡。斬革斯弊。於四書文。取其法之正。而理之醇也。於論。取其有本有原。能闡明儒先之蘊也。於經義。取其貫串注疏。於詩。取其研練聲律。於策。取其通曉古今。三場並陳。去取斯定。所錄之文。濃淡正奇。不名一格。要皆能以先民是程。而浮泛之陳言。則汰之務嚴焉。幸兩浙人士。沐浴於聖人之光華。鼓舞鬢軒。爭自淬厲。今之歌鹿鳴而來者。類多讀書自好。不爲徵逐標榜之習。而臣亦私幸文體之將進。而日上也。雖然。臣之所取者文也。因文可以知行。而文究不足以該行。古人稱德功言爲不朽之三。以德功視言。則言爲細矣。況場屋之文。拘於程式。限於晷刻。文雖工。

其能與於立言之選者僅矣。誠能毋狃於小成。毋誘於祿利。今日爲有典有則之文。異日爲立德立功之士。此則臣所望於多士。而多士亦各宜自勉。以仰副聖天子文明之治者爾。

河南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三十有九年。歲紀焉逢敦牂。各省舉行鄉試。臣大昕奉命。偕翰林院侍講臣白麟。典河南試事。旣宣旨午門外。誡日就道。如期入闈。於時。監臨則兵部尙書總督。仍管巡撫河南。兼提督銜。兼管河東。河務臣何焯。整飭紀綱。內外嚴密。協同點名。則署布政使事按察使臣榮柱。署按察使事分巡開歸陳許。河務道臣周於智。分守驛鹽糧儲道臣赫爾敬阿。提調則護理分巡開歸陳許。河務道開封府知府臣趙瑗。護理分巡南汝光道懷慶府知府臣陳錫鉞。內監試則南陽府同知臣楊煒璜。恪謹厥職。乃進提督學政翰林院侍講臣徐光文所錄士四千六百五十有奇。扃闈三試之。臣大昕與臣白麟。率同考官知縣臣湯顯相。蔡文甲。牛問仁。趙文重。吳家駒。胡相忠。沈一鳴。周鏞。積善。沈望。路釗。張永載等。悉心校閱。得士七十一人。貢成均者十三人。錄其文之優者二十首。鏤板恭呈御覽。臣例得序其端。臣聞古之稱不朽者三。曰立德立功立言。宋時許昌斬裁之有言。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道德功名。皆儒者分內之事。卽聖門德行政事兩科也。唐宋以來。設科目取士。士之有志功名者。以登科目爲榮。而流俗之稱。遂以登科目者。謂之功

名到手。古人以經濟爲功名。世俗以仕宦爲功名。毋乃顧名而未思其義乎。國家設科求賢。三歲一貢士。以河南省言之。每舉常七十餘人。皆一時庠序之秀。然其中仕宦顯達者。什不過一二人。求其品行純遠。經濟卓犖。及文詞可傳於後者。百不得一也。士之志乎道德者。固不以科目之得不得爲輕重。其志乎功名者。既登科目。益當講求經濟。務爲有體有用之學。庶幾建功立名。不愧科目中人物。非然者。徒以文字一日之長。偶登科第。遽謂功名在是。其不謂之志於富貴者與。夫言爲心聲。文詞之淳漓。心術之誠僞。形焉。必能爲不隨流俗之文。始可決爲克自砥厲之士。中州士風質朴。尠浮靡險怪之作。而陳言習調。勦襲雷同。時或不免。臣本諸生。困於場屋。蒙聖主特達之知。收之格外。洎成進士。屢忝司衡。兩校禮闈。四典鄉試。溯昔年應舉之艱辛。感此日承恩之優渥。倘校閱之下。稍不盡心夙夜。何以自安。入闈以來。殫二十晝夜之力。不論已薦未薦之卷。臣與臣白麟二人。靡不搜閱。雖未敢謂所取之文。悉合先民程式。而雷同勦襲之作。汰之務盡。既撤棘。士子有來謁者。臣復勉之以束修自好。從事於道德功名。毋蹈許昌靳氏之誚。他日文風士品。或進而日上。以仰副聖朝右文籲俊之意。則臣有厚望焉。

送李素伯之任恩平序

贈行以文古之道也。今世士大夫多不講。蓋意在簡便。或中有顧忌。惡聞讜言。都亭祖道日。眠食而外。了無一言相習爲故常而已。益都李素伯。以名進士謁選。得廣東之恩平縣。將行。過子寓舍。求一言。素伯以

古人自期者。予不當第以寒暄之語塞之。昔漢任延爲武威太守。光武告之以善事上官。無失民譽。夫漢之郡守。顯制一方。事皆自達。唯刺史行部。得以六條按之。延旣素有治行。其不事上官。易也。後代縣令所治。祇百里之內。而爲之上官者。常十數人。科條繁多。動輒掣肘。上官之愛憎。又未必悉如乎民之欲也。於是爲民之心。不勝其事。上官之心。而譽之及於民者寡矣。令以親民爲職。今之患在不親民。而親吏胥。民非相鬪訟。及法當拘攝。無由自通於官。而官之耳目。壹寄於吏胥。吏胥皆民之黠且亡賴者爲之。吏胥日用事。而民之情益無以自通。欲民譽之無失。則又難矣。恩平古稱瘴鄉。今則山川清淑。風候暄和。恆如春時。仕者以爲樂國。而民俗淳朴。又不同江楚之輕悍。素伯出其讀書之所得者。小試之。其必異於俗吏所爲。又聞粵中諸大官。頗有知素伯之賢者。庶幾毋掣其肘。而盡其心之所欲爲。異日五嶺以南。有如古循吏其人者。必素伯也。毋患民譽之不古若也。

送俞楠園教授蘇州序

蘇學之有教授。自胡安定先生始。而歐公爲安定墓表。王僧東都事略本傳。俱不之載。殆以出於守臣所辟。未奉朝命。故略之與。安定在蘇學。范文正公實典郡事。是時州郡尙未設校官。安定特以行誼爲文正所知。起布衣爲諸生師。而能使法嚴而信。道久而尊。何其偉也。自熙寧以後。始有專官除授。出於三省。且爲館閣進用之漸。士大夫始樂爲之。而教士尠有繼安定之盛者。豈非職以人重之證乎。夫末世重館閣

之選。教授清事簡。且可由是以躋禁近。故有薄縣令而希得之者。今法令重親民之官。州縣有人有社。祿養優裕。而師儒之擁臬比者。徒有其名。諸生隸籍。廩以文貌相羈縻。任滿攷績高第者。纔擢縣令。宜世之舍此而趨彼也。楠園以名進士。才力且富強。顧厭簿書之煩。而退就冷署。其必有樂乎此者矣。朱文公有言。教授之職至難。唯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科目取士。本欲因文以求其行。乃糊名易書之例嚴。而文格益下。每榜以百人爲率。其真能通經學古者。百不得二三。文義稍通。無大疵類者。亦什不得二三。其餘皆勦襲稗販之作也。士知通經之難。而取科第之易。則相習而爲勦襲稗販之作。人自爲學。不必求之師儒。月課季試。有名無實。而教授遂爲易而無難之官。此非朝廷所以待師儒。而師儒所以自重之道也。楠園志趣不苟。同於人。必能自任以重。而吳士之衆。豈無能自樹立不因循者。相與復安定之規。講明而力行之。行見數年之後。士習正而人才興。於以助國家壽考作人之治。視錢穀刑名之最。其難易宜必有辨。而或者徒以恐富愛閒稱之。猶淺之乎視楠園也。

贈邵冶南序

始予典試浙江。得餘姚邵子與桐。知其經學湛深。能以古文爲時文。今春天下貢士集禮部。主司思拔汲古不爲俗學者。以救墨卷浮濫勦襲之失。而與桐裒然爲舉首。榜出。海內有識者咸曰。數十科來。無此才矣。故事南省第一人。當在詞館之選。而與桐獨不得與。其南歸也。過予言別。再拜而請曰。晉涵不敏。承家

訓稍通古學。幸得成名。不見棄於士大夫。皆吾父教也。吾父行年六十。無所遇。不以屑意。唯平日覃思經學。卓然有所得。而名不出鄉曲。願述其一二。以見於先生之文。使知當代有賞音。視世俗捧觴上壽之樂多矣。乃言曰。昔吾王父以治經爲東浙大儒。吾父幼時。羣經三史。皆暗誦。中年以後。獨喜讀易。博覽衆說。期於自得。嘗病後。儒言易多求諸十翼之外。愈巧而愈離其宗。故爲說曰。易有十翼。猶禮春秋之有傳也。傳以釋經。義文之意。待孔子而明。經傳之篇。不可亂。而經傳之義。未嘗異。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此善於讀易者也。後儒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各自爲易。不可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此不善於讀易者也。元亨利貞四德。其義盡於文言。爲上下經綱領。貞屬信。不屬智。文言訓貞爲固。固者執守之義。時位不同。故有不可貞之辭。訓正而固於義有所窒矣。又謂序卦雜卦。非聖人不能作。序卦主流行。生生之謂易也。雜卦主對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又謂言卦變。不如言互體。鄭康成虞翻諸人。取連互陰陽消長法象。天然一傳而爲卦變。屢變不已。遂無定義。按卦圖依爻遞變。似本八宮宗廟游歸之法。然圖與歌取例不一。自著而自亂之。不如漢人言兩互之不失其常也。予聆其言未畢。撫掌而起曰。甚矣翁之善說經。而與桐之賢。有自來也。近代言經術者。守一先生之言。無所可否。其失也俗。穿鑿傳會。自出新意。而不衷於古。其失也妄。唯好學則不妄。唯深思則不俗。去妄與俗。可以言道。若翁者。可謂好學深思也已。翁以通經無求於世。而天生賢子。以昌其學。與桐之才。宜立致富貴。而天使就問。以待養其親。以成其道。德文

章富貴之顯親者有限而道德文章之顯親者無窮天之於翁何其厚哉古之經師多壽說者謂苦心凝思非攝生之道疑其稟受與常人異予以爲不然心之官主思宜通而不宜塞故未有以用心而傷其生者儒者之用心求所自得非苦之也唯心乎富貴者求其所不可必得幸而得之而所求無厭故常苦其心以終身若夫心乎學者深淺隨其所得已得則樂樂且可久終日用心而不爲心苦此儒者之所以多壽而非若養生家之強制其心使無所用也與桐歸以吾言質之於翁其然乎否乎

贈談階平序

天有度乎地有周乎吾不得而知也而唯數有以知之數起於一之端引而長之折而方之規而員之千變萬化莫可控搏古之達者設爲鉤股徑隅以窮其變而天之高地之大皆可以心計而指畫焉祖沖之綴術中土失其傳而契丹得之大石林牙之西其法流轉天方歐邏巴最後得之因以其術誇中土而踞乎其上夫東海之與西海語言不通文字各別而布算旣成校之無彙黍之失無他此心同此理同此數同也歐邏巴之巧非能勝乎中土特以父子師弟世世相授故久而轉精而中土之善於數者儒家輒訾爲小技舍九章而演先天支離傳會無益實用疇人子弟世其官不世其巧問以立法之原漫不能置對烏得不爲所勝乎宣尼有言推十合一爲士自古未有不知數而爲儒者中法之緝於歐邏巴也由於儒者之不知數也昔齊桓公之時士有以九九見者設庭燎之禮以待之九九者黃帝所傳商高所授周公

大聖不憚下問。桓公禮以庭燎。良不爲過。而梅福且小之。西漢之世。已有此論。何況後儒。予少與海內士大夫游。所見習於數者。無如戴東原氏。東原歿。其學無傳。比來金陵得談子階平。其於斯學。殆幾於深造自得者。乃不自足。而矜就予。予未老而衰。昏眊健忘。無能益於階平。然有願焉。則以爲歐邏巴之俗。能尊其古學。而中土之儒。往往輕議古人也。蓋天之說。當時以爲疏。今轉覺其密。七曜盈縮損益之率。古法與歐邏巴原不相遠也。其爲彼之所叛者。不過數端。而其說亦已屢易。吾烏知他日。不又有一說以易之乎。其不可易者。可知者也。其可易者。不可知者也。知其所可知。而不逆億其所不可知。庶幾儒者知數之學。予未之逮也。願階平勉之而已。

述庵先生七十壽序

少司寇述庵王公。以文章經濟。敷歷中外。垂三十年。天子嘉其清勤。由方伯擢貳秋官。數奉使出讞疑獄。奏當咸稱上旨。而公尤以博雅重海內。宏長風流。模楷後學。論者以擬新城文簡公。有兩司寇之目。歲癸丑。請假省墓。以五月返里門。焚黃告祠下。聞者莫不歎羨畫錦之榮。而忠孝之兩全也。粵十有一月。公七十初度之辰。士大夫咸思稱觴爲壽。公先期固卻之。而詩文投贈。誼不可辭。大昕從公游最久。始同學。繼同舉進士。又同官於朝。嗜好亦略相同。其可無一言乎。古之人於所尊敬。及所親者。恆致頌禱之詞。詩三百篇中。曰以介眉壽。曰壽考不忘。如此者不一而足。壽者五福之一。似未可以必得。而詩人言之。若操左

券者豈虛諛而無實哉。誠於其立身信之而已。夫以寰宇之大。齒危髮秀者何止千百輩。而食味別聲以外。了無所有。非古人所謂壽也。唯其人有利於民物。有益於風俗。有功於藝林。而後人人共樂其壽。夫至人人共樂其壽。而壽真可操券得矣。此非烜赫於一時之壽。而長留於千載之壽也。公久直樞禁。慎密多陰德。元老有所咨詢。必援古證今。斟酌允當。事成而不居其功。其在金川行營。草檄運籌。出奇制勝。贊成亘古未有之偉烈。在方面務持大體。不以操切求近效。而休養調劑。常恐一夫之失所。在法司謹守律令。不以私意更舊章。而平反冤滯。常懼一人之向隅。每造鄰敷陳。剴切無隱。宣上德。達下情。用法而得法外意。蓋民物之被其澤者渥矣。公風度凝遠。外和內介。以精白結主知。以直諒信僚友。壁立千仞。旁無依附。暮夜之餽。不及其門。珠玉之玩。不陳於側。重名義而輕勢利。獎廉退而薄脂韋。位登八座。而家無長物。親故待以舉火。未嘗有德色。家居剏立祠宇。儲書籍。延師以課族人。置義田。規條一準。高平范氏嘗慕公文。鼂文元陸文定之出處。若有志而未逮者。蓋風俗之賴以移者深矣。公自爲諸生。卽負重名。詩詞之工。紙貴吳下。經術專宗漢儒。名其齋曰鄭學。以示圭臬所在。及登高科。召試入西掖。朝廷有大著作。輒預編校。館閣經進文字。多出公手。旣而從軍蠻徼。所歷皆險怪斗絕。公於下馬草露布之餘。揮灑千言。紀行書事。以詩當史。於未經人到之地。作未經人道之語。遂於李杜韓蘇而外。別開生面矣。性耽風雅。獎成寒賸。一言之工。咨嗟不去口。論次朋舊詩文。擇其尤雅者。都爲一集。曰湖海文傳。以備掌故表。潛德蓋藝林之

藉以傳者廣矣。雖然。泰山之雪。膚寸。河海之潤。千里。天下以爲至高極深矣。而山海不自知其高且深。故能凝然久峙。浩然常流。真如之體。終古而無以尙也。公之立身制行。所成就既卓卓如此。而深自斂抑。退然常若不及。與古人爲徒。而無慕乎月旦之榮。與造物者游。而若忘乎簪紱之樂。生平博覽內典。精修白業。於世出世間。無有罣礙。超聲聞緣覺。而究菩提第一之義。離語言文字。而入維摩不二之門。其視千載無異一映。然則吾輩之所繁稱而不能盡者。猶滯於壽者之相。而公固別有所以壽者在也。又何能測公之涯際也哉。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序一

易稽覽圖序

易緯有六家。今行於世者。唯乾鑿度上下二卷。此外絕無傳本。乾隆癸巳春。天子詔儒臣校永樂大典。擇世所未見之書。凡若干種。將刊布以嘉惠學者。易稽覽圖其一也。謹案此書。首言甲子卦氣起中孚。卦氣之法。以坎離震兌四正卦主春夏秋冬。爻主一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始中孚終頤。而周一歲之日。大指卽說卦傳帝出乎震一章之文。而推演之。其以風雨寒溫。驗政治得失。亦與洪範五行相爲表裏。漢人引此書者。或稱中孚經。或稱中孚傳。或稱易內傳。或稱易傳。蓋七十子之微言。閒有存者。而術士怪迂之說。亦頗雜其中。要其精者。足以傳經義。其駁者。亦足以博異聞。窮經嗜古之士。宜有取焉。第中多脫簡譌字。難以盡通。安得博物如鄭康成。何邵公者。出而正之。是歲七月廿五日。手鈔畢。識於卷端。

周易讀翼揆方序

海虞孫中伯氏默而好深沈之思。於六經無不研覃。而尤邃於易。撰讀翼揆方若干卷。閱五寒暑。三四易

稿而後定。予受而讀之曰：悉乎哉！中伯氏之善言易也。易之道肇於皇羲，演於文王周公，而大備於孔子。孔子讀易，章編三絕，序象繫象，說卦文言，以三聖人爲之經，宣尼爲之傳。此心此理，先後同揆，故舍十翼以言易，非易也。後之儒者，不以傳求經，而以意汨之，始疑經與傳不合，於是分爲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孔子之易，甚且謂孔子之易不必合於羲文之易，烏呼！何其支離而害理與！中伯氏有憂之，潛心十翼，融冶貫串，因其各指所之之辭，揆其變動不居之方，其詮解大義，直而有要，簡而不支，而互體飛伏，世應納甲之術，俱無取焉。其論世所傳小象者，乃爻傳非象傳，當附象傳之後。又論揲著左扚，得一得三爲奇，得四得二爲耦，皆獨有所得，不苟同乎先儒。竊謂先儒復生，未能易其言也。說易之書，莫盛於南宋，紹興乾道淳熙之間，以易義經進者，令祕書看詳，敕所司給筆札繕寫上者，除直館閣，次者伸一官，或差充文學教授。今其書多不傳，蓋其中未必無空疏雷同，希世以求知者。班孟堅所謂祿利之路然也。中伯氏之說易，自據所學，不汲汲求當世之名，雖漢魏唐宋諸儒之言，不欲強爲傳會，以示株守局促之士，未必不怪之。然當世豈乏知子雲者，於以知必傳之久，可執左券也。予於易素非專家，竊嘗聞中伯氏之緒論，而得其大略，庸敢述其意爲序，冀附以不朽云。

古文尙書攷序

古文尙書出於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唐初修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

宋訖明。攻其僞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書爲僞。則并壁中書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真也。謂梅本不可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於張霸。不知鄭所受於賈馬者。卽孔安國之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太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叔重所引。鄭康成所注。皆真太誓也。自梅書別有太誓。乃以舊太誓屬之今文。東晉之太誓固僞。西漢之太誓。則非僞也。且安國爲武帝博士。所傳授卽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尙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真古文。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篇。而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而惠松崖先生獨一一證成之。其有功於壁經甚大。先是太原閻徵士百詩。著書數十萬言。其義多與先生闡合。而於太誓。猶沿唐人正義之誤。未若先生之精而約也。今士大夫多尊崇漢學。實出先生緒論。其所撰述。都次第刊行。獨是編伏而未出。頃宋生子尙得之江處士良庭許。亟梓而傳之。而屬序於予。予弱冠時。謁先生於泮環巷宅。與論易義。更僕不勸。蓋謬以予爲可與道古者。忽忽卅餘載。楹書猶在。而典型日遠。綴名簡末。感慨係之。乾隆壬子三月旣望序。

虞東學詩序

古今說詩者多矣。吾獨有味乎孟氏以意逆志之一言。是言也。凡說詩者皆知之。而能言之。然或是古而非今。或襲新而遺故。一己之偏。未能悉化。雖自謂得古人之志。於千載之後。而以辭害志者。固已多矣。古人有引詩。有說詩。引詩者。主於明事。不主於釋詩。所謂賦詩斷章。不必盡合乎詩之本旨也。說詩者。因其詞而論其世。而知其人。則非通儒不能。孟子七篇之中。引詩凡數十條。至以憂心悄悄言孔子。以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言文王。引伸觸類。無所不可。及其說小弁。推本親親之仁。說溥天之下。四語。推言勞於王事。不得養其父母。其言曲而中。於當日詩人情事。無不曲肖。夫是之謂善說詩。常熟顧古湫先生。通經名宿。尤長於詩。自傳箋正義集傳而外。凡宋元明及近人言毛詩者。靡不博涉而精采之。撰爲虞東學詩若干卷。斟酌古今。不專主一家言。義有可取。雖邇言必察。若與經文違戾。雖儒先訓詁。亦不曲爲附和。偶出新意。問者頤解。以爲得未曾有。又嘗病世人詁經。多勦襲成說。以爲己有。故雖一字一句。必標其本書。蓋不以一己之意爲是。而必求諸古今之公論。以推詩人之志。設孟氏而在。其必謂之善說詩矣。往歲詔徵經術修明之士。先生方分教成均。首膺薦辟。又三年。成進士。有詔仍留教太學。越數年。遷宗人府主事。以去。太學諸生。至今頌之。先生之爲經師。朝野共推。固無待予言。獨憶予與先生同以治毛詩。舉禮部試。乃予於詩。實未有得。讀先生是書。益慨然增予荒經之愧也。

金壇段君若膺撰次詩經韻譜成予讀而善之叙其端曰自文字肇啓卽有音聲比音成文而詩教興焉三代以前無所爲聲韻之書然詩三百五篇具在參以經傳子騷類而列之引而伸之古音可僂指而分也許叔重云倉頡初作書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字者終古不易而音聲有時而變五方之民言語不通近而一鄉一聚猶各操土音彼我相嗤矧在數千年之久乎謂古音必無異於今音此夏蟲之不知冰也然而去古浸遠則於六書諧聲之旨漸離其宗故唯三百五篇之音爲最善而昧者乃執隋唐之韻以讀之有所齟齬屢變其音以相從謂之叶韻不唯無當於今音而古音亦滋茫昧矣明三山陳氏始知攷毛詩屈宋賦以求古音近世崑山顧氏婺源江氏攷之益博以審今段君復因顧江兩家之說證其違而補其未逮定古音爲十七部謂唐韻之支齊佳也脂微皆灰也之哈也古皆各自爲部魏晉以降歌部之字半入於支而脂之兩部亦閒有出入然支與脂之猶不相假借雖杜子美近體猶然又謂四聲之分自古有之南史稱永明中文章始用四聲者謂行文以四聲相閒諧協可誦非始初爲四聲辨哉言乎古人以音載義後人區音與義而二之聲音之不通而空談義理吾未見其精於義也此書出將使海內說經之家奉爲圭臬而因文字聲音以求訓詁古義之興有日矣詎獨以存古音而已哉。

左氏傳古注輯存序

漢儒傳春秋者。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班孟堅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而今所行杜元凱本文多淺俗。轉不如公穀二家。元凱名其書曰集解。蓋取何平叔論語之例。顧平叔於孔包馬鄭諸解。各標其姓名。而元凱於前賢義訓。隱而不言。則又近於伯尊之數善矣。左氏解誼。莫精於服子慎。魏齊周隋之世。與鄭康成所注諸經竝行。當時至有寧道周孔誤。不言鄭服非之諺。自唐初正義專用杜說。而服學遂亡。世遂不復知左氏之爲古文者。此嚴子豹人古注輯存所爲作也。夫窮經者。必通訓詁。訓詁明而後知義理之趣。後儒不知訓詁。欲以鄉壁虛造之說。求義理所在。夫是以支離而失其宗。漢之經師。其訓詁皆有家法。以其去聖人未遠。魏晉而降。儒生好異。求新。注解日多。而經益晦。輔嗣之易。元凱之春秋。皆疏於訓詁。而後世盛行之。古學之不講久矣。豹人有憂之。乃刺取經典釋文。羣經正義。參以它書。采獲若干條。所師不專一家。要皆漢儒舊義。譬之鑿石得金。探水出珠。雖蠶掩千百年。其爲希世之寶。有目者所當共賞也。抑予更有說焉。世儒尊杜氏者。謂其精於地理。今攷鄭伯克段於鄆。當爲陳留之僞。而杜以潁川之鄆陵當之。盟於亳城。北古本作京城。卽叔段所封。而杜譌爲亳。防門廣里。皆齊地名。而杜以爲塹廣一里。楚靈王城。陳蔡葉不羹。故子革稱四國。杜本脫葉字。乃分不羹爲二以當之。竊意賈誼應劭京相璠司馬彪之詮釋。皆出先民舊訓。試推而廣之。其足箴杜氏之膏肓者。正自不少。予嘗有志裒輯。而未逮也。博聞耆古如豹人。幸留意焉。

春秋體例序

南昌陶君讓舟博通今古。蘊經濟之才。小試一官。無以展其抱負。乃覃思春秋。究極其旨。著春秋體例十數萬言。鏗鏗觥觥。汪洋深博。大要以天道證人事。治亂興亡榮辱。皆由其人自取。善惡之報。如響斯應。驗諸三傳。太史公書。歷歷不誣矣。說者疑報應兩字。出於釋氏書。且責報於天。似非聖賢勉人修德之旨。予案詩云。報以介福。書云。報虐以威。禮記曰。大報天曰大報本。古聖之言。報者多矣。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報德報怨。雖施於儕輩之稱。然史公傳伯夷。卽有天之報施善人之語。後漢魯恭上疏。言愛人者必有天報。其時佛法未入中國。儒家不諱言報也。古之聖王。事天如事親。故洪範以兩暘寒燠風驗五事之休咎。漢儒推演其說。爲五行論。俾人主遇有災變。隨事修省。此古人畏天省身之遺法也。後儒以其不盡驗。欲舉而廢之。而天變不足畏之論興矣。夫天道遠。人道邇。休咎之不盡驗者。其驗在後。非終於不驗也。因一時之未驗。置人事而不講。五行志累牘連篇。悉視爲斷爛朝報。此與繇之汨陳何異。讓舟之說春秋。明天人合一之原。與洪範言休咎。若相印證。蓋於啖趙孫劉之外。卓然自成一家。而不詭於正者也。予故樂得而序之。

儀禮管見序

三禮之有鄭注。所謂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宋儒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獨儀禮爲樸學。空談義

理者。無從措辭。而朱晦庵。黃勉齋。楊信齋。諸大儒。又崇信之。故鄭氏專門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君善出。乃詆爲疵多醇少。其所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非有所依據也。然自敖氏之說興。綴學者厭注疏之繁。而樂其易曉。往往舍古訓而從之。近儒方侍郎苞。沈徵士彤。亦頗稱其善。予雖不敢以爲然。而所得膚淺。間有駁正。塵百之一二耳。同年友褚君鶴侶。於經學最深。持論最平。從事禮經者。幾三十年。乃確然知鄭義之必可從。而敖說之無所據。嘗謂予曰。君善意似不在解經。而專與鄭立異。特其言含而不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於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以曲就其義。不幾於無忌憚乎。予益拊掌歎服。以爲篤論。然未得讀其全稿也。鶴侶沒後。仲子鳴曦。始出其儀禮管見稿本。將付諸梓。而屬予序之。披讀再四。乃知鶴侶用心之細密。卽如鄉飲酒記。若有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鶴侶辯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鶴侶辯之曰。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媵觚於賓。敖改觚爲觶。鶴侶辯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辟正主獻。旣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鶴侶辯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練冠。敖改練爲練。鶴侶辯之。

曰。練冠之紕。亦緣以縑。故閒傳云。練冠縑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縑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醴酒。敖以醴酒爲衍文。鶴侶辯之曰。注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普薦醴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性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敖改再爲一。鶴侶辯之曰。鄉飲酒。衆賓荅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荅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皆貫串全經。疏通證明。雖好辯者。莫能置其喙。夫經與注。相輔而行。破注者。荒經之漸也。敖書。今雖未大行。然實事求是之儒少。而喜新趨便之士多。不亟辭而闢之。恐有視鄭學爲可取而代者。而成周制作之精意。益以茫昧。則是編洵中流之砥柱矣夫。

臧玉林經義雜識序

自宋元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敷衍傳會。并爲一談。而空疏不學者。皆得自名經師。閒有讀漢唐注疏者。不以爲俗。卽以爲異。其弊至明季而極矣。國朝通儒若顧亭林。陳見桃。閻百詩。惠天牧諸先生。始篤志古學。研覃經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真。同時毘陵有臧玉林先生。亦其流亞也。先生博極羣書。尤精爾雅說文之學。謂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詁訓。何以明經。孳孳講論。必求其是。而後已。潦倒諸生。世年未嘗一日不讀經。偶有所得。隨筆記之。先生旣不自表襮。儕輩或非笑之。獨百詩先生。極口歎賞。以爲學識出唐儒陸孔之上。然聞者猶疑信參半。先生歿九十餘年。海內尊崇古學者。日益衆。而文孫在東。

搢染祖訓好學深思。益有以昌先生之學。頃來吳門。出是書屬予校定。嘗謂六經者。聖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詁訓始。謂詁訓之外。別有義理。如桑門以不立文字爲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學也。詁訓必依漢儒。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義。猶有存者。異於後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聲音。與詁訓相通。漢儒猶能識之。以古爲師。師其是而已矣。夫豈陋今榮古。異趣以相高哉。先生之書。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先哲。斯真儒者之學。務實而不矜名者。予是以重其書。而益重其人。

釋車序

車之由來遠矣。服牛乘馬。剏自古皇。虞鸞夏鉤。殷大路。制皆無攷。周人尙輿。而輪輿。輶蓋崇廣。尺寸攷工。記詳言之。鄭氏去古未遠。又精算術。經所未言。徵於注可也。古者天子諸侯之車曰路。其通乎上下者爲乘車。兵車田車皆駕馬。中爲服。外爲驂。唯平地任載之車。乃駕牛。所謂大車也。牛車。庶人所乘。漢初將相或乘之。魏晉而後。公卿以爲常乘。晉世畫輪車亦駕牛。則兼施於法駕矣。今之乘車。駕馬不駕牛。而猶循古牛車之式。有兩轅。無曲轡。轅與牝服通爲一。而輿與轡失其舊矣。古者輪牙屈一木爲之。今則析輶爲八。而裹以鐵。輻之三十者半之。而輪亦失其舊矣。古者三人共乘。今唯容一人。古皆立乘。唯安車可坐。今皆坐乘。無立乘。無惑乎日在輪蹄間。而無一人能說車者也。爾雅釋器。止有鞞。蒺藜。禦蔽。革。鞞。鞞之名。餘皆

略之婁東蕭君子山精於攷古撰釋車三篇上篇言其制中篇辨其等下篇別其名并及車馬旌旂之飾以經文爲綱參取諸儒訓詁而折衷之其有功於禮家甚鉅曩者予友戴東原撰攷工記圖附以釋車一篇詞極簡古予族子獻之亦有車制攷大約因戴說而推廣之子山於二家未相識并未見其書而攷證博洽則過之豈諺所云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邪又以知此心此理之同亦同於是而已矣予束髮受經於器服制度茫乎若迷中年讀史至輿服志往往昧於句度頃與子山交庶幾爲我指南而老病不能進於是矣序之以識吾愧云

經籍纂詁序

有文字而後有詁訓有詁訓而後有義理訓詁者義理之所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者也詩烝民之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宣尼贊爲知道之言而其詩述仲山甫之德本於古訓是式古訓者詁訓也詁訓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懿詁訓之於人大矣哉昔唐虞典謨首稱卜古姬公爾雅詁訓具備孔子大聖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云信而好古而深惡夫不知而作者由是刪定六經歸於雅言文也而道卽存焉漢儒說經遵守家法詁訓傳箋不失先民之旨自晉代尙空虛宋賢喜頓悟笑問學爲支離棄注疏爲糟粕談經之家師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詮說經典若歐陽永叔解吉士誘之爲挑誘後儒遂有詆召南爲淫奔而刪之者古訓之不講其貽害於聖經甚矣我國家崇尙實學儒教振

興一洗明季空疎之陋。今少司農儀徵阮公。以懿文碩學。受知九重。敷歷八座。累主文衡。首以經術爲多士倡。謂治經必通訓詁。而載籍極博。未有會最成一編者。往歲休寧戴東原在書局。實勗此議。大興朱竹君督學安徽。有志未果。公在館閣日。與陽湖孫季逵。大興朱少白。桐城馬魯陳。相約分纂。鈔撮羣經。未及半而中輟。乃於視學兩浙之暇。手定凡例。卽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敘列布。若網在綱。擇浙士之秀者若干人。分門編錄。以教授歸安丁小雅董其事。又延武進臧在東。專司校勘。書成。凡百有十六卷。公旣任滿。赴闕。將刊梨棗。嘉惠來學。以予粗習雅故。貽書令序其緣起。夫六經定於至聖。舍經則無以爲學。學道要於好古。蔑古則無以見道。此書出而窮經之彥。焯然有所遵循。鄉壁虛造之輩。不得勝其說以衒世。學術正而士習端。其必由是矣。小學云乎哉。

小學攷序

六經皆載於文字者也。非聲音。則經之文不正。非訓詁。則經之義不明。爾雅一編。肇始於周公。故詩贊仲山甫之德。則曰詁訓是式。宣尼告魯哀公。亦云爾雅以觀於古。厥後七十子之徒。叔孫通梁文諸人。遞有增益。如張仲孝友。瑟兮僩兮。諛浪笑傲之類是也。後儒執此數言。疑爲漢人綴集。各出新意。以說經。而經之旨。去之彌遠矣。自倉頡。勗作文字。而黃帝因之以正名百物。古之名。今之字也。古文籀篆。體製雖變。而形聲事意之分。師傳具在。求古文者。求諸說文足矣。後人求勝於許氏。拾鐘鼎之墜文。旣真履參半。逞鄉

壁之小慧。又誕妄難憑。此名爲尊古。而實戾於古者也。聲音固在文字之先。而卽文字求聲音。則當以文字爲定。字之義取於孳形聲相加。故六書唯諧聲爲多。後人不達古音。往往舍聲而求義。穿鑿傳會。卽二徐尙不能免。至介甫益甚矣。古人之意不傳。而文則古今不異。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訓。此一貫三之道。亦推一合十之道也。漢志以小學入六藝略。後之志藝文者。莫不因之。秀水朱氏經義攷。博稽傳注。作述源流。最爲咳洽。而小學獨闕。好古者有遺憾焉。方伯南康謝公蘊山。枕莊經史。博綜羣言。早歲紬書東觀。得窺金匱石室之藏。旣而典大郡。陟監司。公務之餘。鉛槧未嘗去手。每念通經。必研小學。而古今流別。議論紛如。乃遵秀水之例。續爲小學攷。頃歲領藩兩浙。人和年豐。海墉綏靖。文瀾閣頒賜中祕書。職在典守。時得寓目。乃出舊稿。參以新得。分訓詁文字聲韻音義爲四門。爲卷凡五十。旣成。貽書見示。讀之兩閱月而畢。彬彬乎。饒饒乎。采摭極其博。而評論協於公。洵足贊聖世同文之治者乎。夫書契之作。其用至於百官治。萬民察。聖人論爲政。必先正名。其效歸於禮樂興。刑罰中。張敞杜林。以識字而爲漢名臣。賈文元司馬溫公。以辨音而爲宋良相。然則公之於斯學。固有獨見其大者。因文以載道。審音以知政。孰謂文學與經濟爲兩事哉。

說文新附攷序

六書之學。古人所謂小學也。唐時國子監。有書學說文字林諸書。生徒分年誦習。自宋儒以洒掃應對進

退爲小學。而書學遂廢。說文所以僅存者。實賴徐氏昆弟刊校之力。而大徐書流布尤廣。其尊信許氏。駁正流俗沿習。不知所從之字。至今繆篆家。猶奉爲科律。唯新附四百餘文。大半委巷淺俗。雖亦形聲相從。實乖蒼雅之正。而張謙中復古編。不能別白。直切爲許君本文。是誣許君矣。鈕子非石。家莫釐峯下。篤志好古。不爲科舉之業。精研文字聲音訓詁。本本元元。獨有心得。謂說文縣諸日月而不刊者也。而後人以新附殺之。於是博稽載籍。咨訪時彥。如琨卽瓊。緱卽纒。劬卽陶。塾卽壇。本後代增加。剝卽剝。拋卽抱。贈卽唱。乃傳寫譌溷。打卽打。辦卽辨。勘卽戡。乃吏牘妄造。一一疏通證明之。而其字之不必附。不當附。瞭然如視諸掌。豈非羽翼六書。而爲騎省之諍友者乎。予初讀徐氏書。病其附益字多不典。及見其進表云。復有經典相承。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乃知所附實出太宗之意。大徐以羈旅之身。處猜忌之地。心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往往於注中略見其旨。今得非石糾而正之。騎省如可作也。其必引爲知己。決不爲梁武之護前也夫。

史記志疑序

太史公修史記以繼春秋。成一家言。其述作依乎經。其議論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損益之。遂爲史家之宗。後人因踵事之密。而議草創之疏。此固不足以爲史公病。或又以謗書短之。不知史公著述。意在尊漢。近黜暴秦。遠承三代。於諸表微見其旨。秦雖并天下。無德以延其祚。不過與楚項等表不稱秦漢之

際而稱秦楚之際。不以漢承秦也。史家以不虛美不隱惡爲良。美惡不揜。各從其實。何名爲謗。且使遷而誠謗。則光武賢主。賈鄭名儒。何不聞議。廢其書。故知王允褊心。元非通論。但去聖浸遠。百家雜出。博采兼收。未免雜而不醇。又一人之身。更涉仕宦。整齊畫一。力有未暇。此又不必曲爲之諱也。自少孫補綴正文。漸淆厥後。元后之詔。揚雄班固之語。代有竄入。或又易今上爲孝武。彌失本真。今所傳裴張司馬三家文字。不無互異。轉寫鋟刻。譌踏滋多。校讎之家。訖無善本。私心病之久矣。仁和梁君曜比。生於名門。播染家學。下帷鍵戶。默而湛思。尤於是書。專精畢力。據經傳以糾乖違。參班荀以究同異。凡文字之傳譌。注解之傳會。一一析而辨之。從事幾二十年。爲編三十六卷。名曰志疑。謙也。河閒之實事求是。北海之釋廢箴旨。兼而有之。其在斯乎。至於斟酌羣言。不沒人善。臣瓚注史。廣搜李應如蘇。范甯解經。兼取江徐泰邵。分之未足爲珍。合之乃成其美。洵足爲龍門之功臣。襲集解索隱正義而四之者矣。

漢書正誤序

予年二十有二。來學紫陽書院。受業於虞山王艮齋先生。先生誨以讀書當自經史始。謂予尙可與道古。所以期望策厲之者甚厚。予之從事史學。由先生進之也。先生歸道山四十餘年。仲子愚谷郡丞。將以漢書正誤四卷付劄剛。屬予校勘。循環讀之。如見當日下帷抱槧。丹黃是正之勤焉。夫孟堅書義蘊宏深。自漢訖隋。名其學者數十家。小顏集其成。而諸家盡廢。學者因有孟堅忠臣之目。以予平心讀之。亦有未盡

然者。班氏書援引經傳諸子文字。或與今本異。小顏既勒成一書。乃不取馬鄭服何之訓詁。校其異同。則采證有未備也。嘗讀水經注。引應劭如淳臣瓚等說。有甚精覈者。而小顏未之引。又如告爲嚟。姬爲怡。皆秦漢古音。乃狃於近習。輒有駁難。則決擇有未精也。裴注史記。所引漢書音義。蓋出於蔡謨本。而小顏多襲爲己說。且其叔父游秦撰漢書決疑。史稱師古多資取其義。而絕不齒及一字。則攘善之失。更難掩也。宋儒好講史學。於是三劉氏吳氏刊誤之作。然劉書既無全本。吳雖博洽。往往馳騁。而不要其歸。本朝則何義門陳少章兩君。於是書攷證最有功。先生與少章子和叔。交最善。故於二家之說。多有采取。其云正誤者。正小顏之誤也。所徵引必識其名。不欲掩人之善也。此書出。當駕三劉與吳而上之。予故接聞先生緒論者。謹識梗概如右。

後漢書年表後序

歛鮑君以文得熊氏後漢書年表。手自讎校。將刻以行世。以予粗涉史學。屬覆校焉。予弟晦之。尤熟於范史。因與參攷商略。正其傳寫之訛脫者。兩閱月而畢事。乃識其後曰。史之有表。昉於司馬子長。至班氏而義例益密。東京則有伏无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表。邊韶諸人。作百官表。東觀史臣。猶仍舊貫。自范蔚宗書出。而東觀謝辭諸家。盡廢。志旣未成。表乃全闕。熊氏生於千載之後。上追史漢。斐然有作。洵乎豪傑之士矣。而典籍散亡。范史而外。無所取材。宗親承襲。功臣事狀。列卿除罷。姓名湮沒。什有六七。光武始

封宗室百三十七人。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澤四十五人。今見於表。唯同姓王侯五十有八。異姓百七十有四。文獻無徵。不無遺憾於蔚宗焉。予又以班氏之例求之。此表閒有未合者。如王侯表云。某某隨父者。祇計始封。及繼絕而言。此乃并父子相繼數之。關內侯前表例不書。此則皆書。公卿表前書祇表九卿。不及百官。執金吾。水衡都尉。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以其列於九卿。故得與焉。此并大長秋。將作大匠。城門校尉。司隸校尉等。一概表之。長樂衛尉。長信少府之類。前表例不書。此亦皆書之。蓋作者自出新意。不必悉仍乎舊。至若三公除免有月日。而列卿則否。將軍比公者則書。而雜號不書。則猶前書之例也。桃鄉侯福。當塗鄉侯亢。皆任城王安母弟。而誤入之異姓。孔僖傳有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之語。而遂以僖爲褒成侯。伏完本承祖不其之封。而它卷又別見。此或千慮之失。弟元文未可輕改。聊效光伯規過之義。以諗來學云。

三國志辨疑序

陳承祚三國志。剽前人未有之例。縣諸日月而不刊者也。魏氏據中原日久。而晉承其禪。當時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吳也。自承祚書出。始正三國之名。且先蜀而後吳。又於楊戲傳末。載季漢輔臣贊。璽璽數百言。所以尊蜀。殊於魏吳也。存季漢之名者。明乎蜀之實漢也。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不過因其意而推闡之。而後之論史者。輒右習而左陳。毋乃好爲議論。而未審乎時勢之難易與。夫晉之祖宗所北面而事

者。魏也。蜀之滅。晉實爲之。吳蜀旣亡。羣然一詞。指爲僞朝。乃承祚不唯不僞之。且引魏以匹二國。其秉筆之公。視南董何多讓焉。而晉武不以爲忤。張茂先且欲以晉書付之。其君臣度量之宏。高出唐宋萬萬。豈非去古未遠。三代之直道猶存。故承祚得以行其志乎。厥後琅邪紹統。卽仿漢中承制之局。鑿齒建議。祿魏而承漢。直易易耳。考亭生於南宋。事勢與蜀漢相同。以蜀爲正統。固其宜矣。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易公。世近則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及百年。兩史有違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如郗慮華歆。均爲御史大夫。而慮爲漢臣。歆爲魏臣。魏武紀書歆不書慮。是也。漢獻紀書慮兼書歆。非也。吳志言劉熙作釋名。後漢書以爲劉珍作。亦陳是而范非也。蔚宗號稱良史。然去東京歲月遙遠。較之承祚。則傳聞之與親睹。固不可同年而語矣。若晉書修於唐初。時代益復邈隔。又雜出衆手。非專家之業。其罅漏百出。奚足怪哉。予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卽推此書。以爲過於范歐陽。而裴氏注遮羅闕佚。尤爲陳氏功臣。所恨意存涉獵。不能專力。予弟晦之。孜孜好古。實事求是。所得殊多於予。其用力精勤。雖近儒何屺瞻。陳少章。未能或之先也。鈔撮甫畢。屬予點次。喜而序之。

東晉疆域志序

陽湖洪君稚存。撰次三國疆域志成。予旣歎其奇絕。比者。復有東晉疆域志之編。汗青甫畢。出以相示。讀之。益歎其才大而思精。誠史家不可少之書也。蓋自黃帝畫野分州。至秦更爲郡縣。而輿地一變。郡縣之

名多因山川都邑。至南北朝僑置州郡。而輿地又一變。由是名實混殺。觀聽眩醫。建康也。而有高陽廣川。襄陽也。而有扶風京兆。廣陵也。而有雁門遼西。既以客戶而雜主。壽春也。而稱爲睢陽。合肥也。而稱爲汝陰。沙羨也。而稱爲汝南。更以假號而奪真。宋齊梁陳。沿襲於東南。元魏齊周。效尤於西北。而其端實自典午啓之。此東晉疆域辨之宜早也。然而斯志之補。厥有四難。一則實土之廣狹無常。建武太寧。規撫粗定。始削於咸和。而旋振於永和。再蹙於寧康。而復拓於太元。三挫於隆安。而大闢於義熙。試卽全晉十有九州論之。始終梗化者。唯秦并冀幽平五州。雍則兵威所加。而不能守。涼則職貢所通。而不能有。皆可置之不論。若夫青梁益寧之始陷。卒復。司兗豫之時得時失。卽揚之江西。徐之淮北。荆之沔中。亦閒或淪陷。疆場一彼一此。前史莫之詳也。一則僑土之名目多複。幽冀青并共居江表。梁秦司雍。雜處襄陽。豫戶多寄淮南。而或在夏口。雍民皆依漢沔。而或在滁中。揚之義成松滋。乃處荆部。徐之郟朐利城。曾託海虞。太原上黨。魏郡廣川。地異名同。總非故土。此沈休文所謂千回百改。巧術不算者也。一則紀傳之事迹不完。洛陽爲晉故都。得失宜謹書之。而紀或書或否。幽州燕國并州義昌。不言僑立何方。姚興割歸十二郡。得其四而遺其八。唐人且有遺忘。於今焉能尋討。一則志之紕漏難信。濟陽西陽。惠帝所分。宿預始康。安帝所置。陳留嘗寄於堂邑。春穀曾屬於廬江。志竝闕而不書。改堂邑爲秦郡。乃安帝而非元帝。分南郡立武寧。乃桓元而非桓溫。且僑置州郡。本無南字。義熙收復故土。因立北徐北青。永初受禪。始詔去北加南。而志

已先有南兖。南徐。南青。南豫。且謂元帝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諸郡。豈非誤。初宋志追稱。以爲本號乎。梁州之巴。渠。懷安。宋熙。懷漢。安康諸郡。皆劉宋所立。而志以爲安帝。豈晉未先有宋熙之名乎。夫唐初去晉未遠。何法盛臧榮緒諸書具在。而全不檢照。涉筆便誤。則史臣之昧於地理。不得辭其咎矣。稚存生於千載之後。乃能補苴罅漏。抉摘異同。搜艷樂之逸文。參沈魏之後史。闕疑而慎言。博學而明辯。俾讀者了然。如聚米之在目前。詎非大快事哉。稚存少而好游。九州之廣。足迹幾徧。胸羅全史。加以目驗。故能博且精。若此。而意猶未足也。將踵是而志十六國之疆域。與斯編相輔而行。予雖衰病。亦嘗留意方輿之學。願企踵以觀厥成焉。

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序

讀史而不諳輿地。譬猶瞽之無相也。然兩漢唐宋之世。區宇混一。經緯秩如。卽三國之承漢。五代十國之承唐。封畛雖分。名實未改。稽古之彥。搜索匪難。獨典午渡江以後。開皇平陳以前。瓜剖豆分。蓋三十國。南北僑置。千回百改。史之存者十家。而有志者財五。晉則但述太康。而不詳江左偏安之局。魏則祇據武定。而反遺洛陽全盛之規。休文上攷沿革。差有條理。而或失之繁。輔機兼籠五朝。亦能貫串。而或失之略。子顯謏聞。更無譏矣。杜佑。李吉甫。樂史輩。於方輿之學。最稱該洽。而南北僑立之迹。十闕其九。非涉獵之未周。良討論之未易也。同里徐仲圃。默而好深湛之思。足迹不出百里。而三條四列。十道九域。一一囊括於

心胸乃上溯太安。下訖大業。年經國緯。表而次之。先辨實土。附以僑治。其間分裂并合。參互錯綜。志有滲漏。則采紀傳以證成之。以予亦嘗從事於斯也。每成一篇。輒就商榷。攷辯同異。必得其當然。後已。旁觀匿笑。雖其用心無用之地。不知吾兩人之莫逆於心也。古人謂作史莫難於志。而時代久遠。則攷證尤難。晉隋兩書。均出唐史臣之手。而晉志之紕繆。甚於隋志。謂江左有南徐州。南兗州。南青州。不知僑州加南。昉於永初詔書。晉世方鎮。未有稱南兗南徐者也。謂梁州立巴渠。懷安。宋熙懷漢。安康諸郡。不知皆宋所立。且晉世不當先有宋熙之名也。桓元立綏安郡。非桓溫也。襄陽僑立河南義成郡。非秦雍流人也。唐初去晉僅二百年。而傳聞舛譌若此。仲圃生於千載之後。乃能鉤稽載籍。究其離合。分判豪鷲。窮極幼眇。雖身歷其時。目睹其地者。亦無以過。自非有絕人之識。用心專而爲日久。安能爲古人之所難爲也哉。此書出。必有珍爲枕中之祕者。予固非阿所好而云然也。

西魏書序

昔元魏之季。孝武不忍賀六渾之偏。播遷關西。終不免黑獺之弑。自是東西對峙。各爲強臣所制。地醜德齊。無以相尙。然天平改元之始。孝武固無恙也。則東魏不如西之正。天保受禪而後。關西猶擁虛號者七八年。則西魏較愈於東之促。此溫文正公徽文公之書法。所以抑東而揚西也。乃魏彥深之史無傳。而伯起書獨行。遂加孝武以出帝之稱。而直斥西主之名。偏陂不公。莫此爲甚。李延壽本紀。頗采彥深。先西後

東差強人意。而列傳猶承周史舊文。讀史者不無遺憾焉。且志地形者。宜據太和全盛之規。而伯起轉取武平偏安之局。於秦雍諸州。雖云據永熙綰籍。而漏落良多。至西遷廿餘年間。州郡增置紛繁。名目屢易。尤不可以無專書也。觀察謝蘊山先生。曩在史局。編纂之暇。與閣學翁公議補是書。泊宛陵奉諱家居。乃斟酌義例。排次成編。爲本紀一表三攷二列傳十三載記一。旣蒞事。介翁公屬序於予。讀其凡例。謹嚴有法。洵足奪伯起之席。而張涑水考亭之幟矣。昔平繪撰中興書。其體例當類此。而隋志不著於錄。則唐初已無傳。觀察之書。不獨爲前哲補亡。而將相大臣征伐諸表。精覈貫串。又補前史所未備。傳諸異日。視蕭常郝經之續後漢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

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序

予好讀乙部書。涉獵卅年。竊謂史家所當討論者有三端。曰輿地。曰官制。曰氏族。顧州郡職官。史志尙有專篇。唯氏族略而不講。班之古今人表。散而無紀。歐陽之宰相世系。偏而不全。思欲貫串諸史。勒爲一書。而衰病遽臻。有志未逮。昔應仲遠王節信之述氏族。皆推本受姓之始。予謂史學與譜學不同。邃古旣遠。命氏之典久廢。漢世已無姓氏之分。史公於漢本紀。稱姓劉氏。言漢之以氏爲姓也。後儒強作解事。謂漢出祁姓。因警史公之謬。不知項伯婁敬。賜姓不曰祁而曰劉。此漢制之異於三代者。遷爲漢臣。豈能私改國姓。以是持論。可謂迂而無當者也。予所謂氏族之當明者。但就一代有名之家。辨其支派昭穆。使不相

混而已矣。自作史者不明此義。於是有一人而兩傳。若唐之楊朝晟。宋之程師孟。元之速不台。完者都。石抹也。先重喜者矣。有非其族而強合之。若宋紀以余晦爲玠子者矣。有切昆弟爲祖孫。若元史以李伯溫爲穀子者矣。至於耶律移刺。本一也。而或二之。回回回鶻。本二也。而或一之。氏族之不講。觸處皆成窒礙。此雖卑之無甚高論。實切近而適於用。至於遙遙華胄。姑置勿道。可爾。廿四史同姓名錄者。蕭山汪君煥會所葺。蓋取諸史中同姓者。類其名而列之。或專傳。或附傳。悉附注其下。略述事實。以備稽攷。凡著於錄者。四萬六千餘人。於是正史之人物。瞭然如指諸掌。其名同而族異者。俱可溯其原。而不雜廁。旣藏事。以予稍涉史學。貽書屬序其端。汪君少承兩節母之訓。窮經敦品。恥爲流俗之學。得第後。作宰楚南。公務稍暇。披覽史籍。往往忘食。投効歸田。益以撰述爲務。其於斯編。固將友其賢者於千載之上。豈徒識姓名已哉。予特以其義例。有裨於史。而喜其實獲我心也。於是乎書。

廿二史攷異序

予弱冠時。好讀乙部書。通籍以後。尤專斯業。自史漢訖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覆校勘。雖寒暑疾疢。未嘗少輟。偶有所得。寫於別紙。丁亥歲。乞假歸里。稍編次之。歲有增益。卷帙滋多。戊戌。設教鍾山。講肄之暇。復加討論。間與前人闡合者。削而去之。或得於同學啓示。亦必標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蓋深恥之也。夫史之難讀久矣。司馬溫公撰資治通鑑成。唯王勝之借一讀。它人讀未盡十紙。已欠仲思睡矣。況廿二家

之書。文字煩多。義例紛糾。輿地則今昔異名。僑置殊所。職官則沿革迭代。冗要逐時。欲其條理貫串。瞭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儻劣。敢云有得。但涉獵既久。啓悟遂多。著之鉛槧。賢於博奕云爾。且夫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過。匪爲齟齬前人。實以開導後學。而世之攷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擲沈蕭之數簡。兼有竹素爛脫。豕虎傳譌。易斗分作升分。更日及爲白芨。乃出校書之陋。本非作者之譽。而皆文致小疵。目爲大創。馳騁筆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輒以褒貶自任。強作聰明。妄生痕瘡。不卞年代。不揆時勢。強人以所難行。責人以所難受。陳義甚高。居心過刻。予尤不敢效也。桑榆景迫。學殖無成。唯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自知槃燭之光。必多罅漏。所冀有道君子。理而董之。庚子五月廿有二日。

泰山道里記序

往者。李進士素伯在京師。數爲予言。聶君劍光者。居岱宗之陽。多識岱故。貧而好著書。良士也。歲乙酉秋。予以使事。道出泰安。留一日。爲岱宗游。欲訪劍光同行。顧人無識之者。是日出城北門。歷十八盤。登玉皇頂。抵莫而回。粗識岱宗面目而已。其冬。復過泰安。劍光持刺介素伯書來見。予喜甚。然簡書有期。不復能入山矣。將別。劍光以所著泰山道里記。屬予序其端。讀之。由近及遠。由正路以及四隅。較若列眉。其間巖谷幽阻。昔人游履所未至。掌錄所未詳者。劍光歷三十年。布衣芒屨。手捫日驗而知之。其文淳雅。或遜古

人然攷稽精審。質而不俚。簡而不漏。洵志乘之佳者。素伯所稱。不予欺也。予夙有山水癖。與劍光同。它日再游岱宗。劍光能強爲我行乎。書之以爲息壤之約。

鳳陽縣志序

志之爲言。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其志之權輿乎。古文志與識通。論語。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漢石經識作志。志無論小大。皆道之所在。孔子所學而師焉者也。班孟堅作漢史。立十志之名。後人因之不敢廢。至於一州一縣。亦各有志。此卽誦訓道方志之遺意。而世儒多忽之。仕宦者視其官如傳舍。公事以吏爲師。詢以疆域沿革。先民言行。噤不能出聲。反譬爲迂疏不切事。其亦異於孔氏之學矣。宛平孫維龍勸堂。以名進士出知黟縣。上官察其才能治劇。調任鳳陽。鳳陽古鍾離子國。春秋吳楚交爭之地。晉宋齊梁南唐及宋南渡後。常爲淮南重鎮。及明太祖以濠梁布衣。翦造大業。遂建爲中都。比於漢之豐沛。中葉以降。民疲於供應。元氣日以耗矣。皇朝因明之舊。設鳳陽臨淮二縣。臨淮城故濠州治。當淮水之衝。數被水患。乾隆八年。議徙治周梁橋。旣而不果。十九年。以總督鄂剛烈公之請。省并入鳳陽。地大而事益繁。公私往來。酬應絡繹。號稱難治。勸堂蒞縣五年。政通人和。以暇日撰縣志十有六卷。大計以卓異薦。旋呈吏議去官。在都候銓。出志稿屬予序之。予諾而未及爲也。今春。勸堂將赴官四川。過予寓齋。話舊。灑涕而別。別未十

旬。遽有木果木之變。而勛堂以死事聞矣。生爲循吏。死爲忠臣。於勛堂亦復何憾然。臨別依依。言猶在耳。不可負吾友於地下。因和淚濡墨。而爲之序。

中興學士院題名序

宋中興百官題名。今存於永樂大典者。曰學士院。曰諫院。曰登聞檢院。曰登聞鼓院。曰進奏院。曰官告院。曰文思院。曰糧料院。曰樞密官屬。皆始建炎終嘉定。不知何人所編次。攷陳伯玉書錄解題。稱監察御史臨川何異同叔。撰中興百官題名五十卷。首卷爲宰輔拜罷錄。餘以次列之。刻浙漕司。其後以時增附。渡江之初。庶務草創。諸司閒有不可攷者。多缺之。乃知此書出於何同叔。今所存者。特千百之十一爾。大昕承乏學士。十有餘年。頗有意訪求前世掌故。因手錄學士院題名。藏之行篋。時乾隆三十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